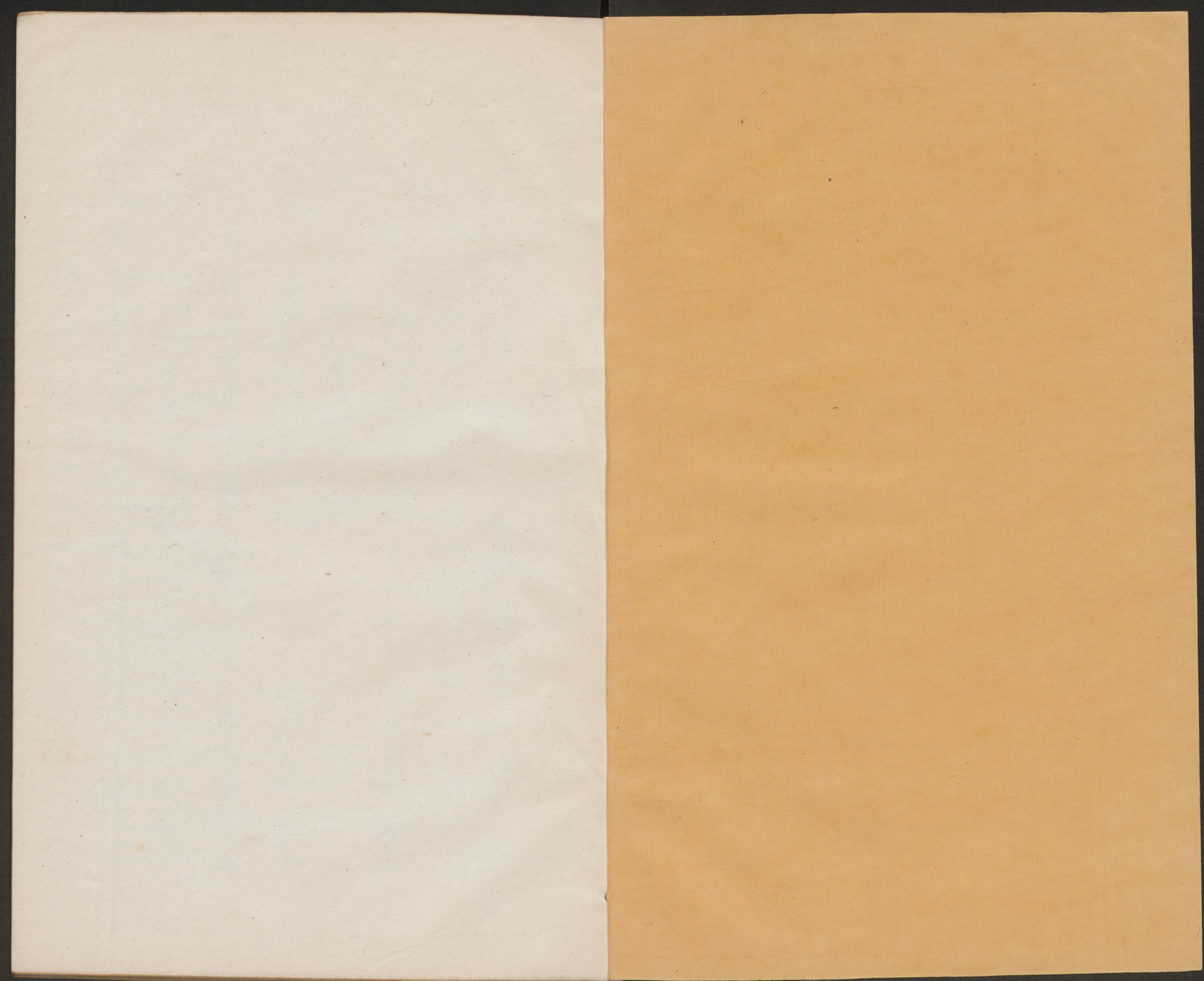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16 T 5353/3002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墓誌銘 廬陵 楊萬里 春廷秀

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郇國

公 余公墓誌銘

聖上御極之元祀始初清德日新又新首選於衆得

一名相匪夢決卜人望弗巖弗渭得之左廷有楊綰

之清有司馬君實之誠其知國如知醫其守法如守

城好賢如好色用能回天扶日若定周鼎徐聲怡色

措國泰山懋勳芳烈至今昭焉左丞相郇國余公其

人也或曰公賢固也如不久何上睽方隆民瞻方輯善歎方湊一揖而去挽之不留招之不出賢者固若斯乎使天下有遺恨也曰此公之所以為賢也自古聖賢君子之用世孰能無遺恨也不在天下必在已恨在已者天下疾之也恨在天下者天下惜之也故天下有遺恨而吾始無遺恨唐之名相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韓休本朝之名相亦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杜祁公天下何恨於二公也休在位十月而去祁公在位朞年而去蓋不究其日不竟其業也豈二公有可恨也恨之者惜

之也仲尼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仲尼且云然况公與韓杜乎此公之所以為賢也公諱端禮字處恭世占名數如衢之龍游穉而讀書一過成誦年十三文已驚人紹興二十六年里選賦至公廣招賢之路云聖如文武太公歸而伯夷歸明若昭王樂毅往而劇辛往有司異之貢以前列遂第進士初尉宣之寧國歷江西安撫使准備差使知湖州烏程縣孝宗召監行左都進奏院主管召州崇道觀除監察御史大理太常二少卿兼太子侍讀兼樞禮部侍郎除權兵部侍郎兼樞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為賀

金國正旦使 吏部侍郎知太平州提學西京嵩山
崇福宮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光宗嗣位召為吏部
侍郎除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
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召為吏部尚書
除同知樞密院事改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除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拜右丞相遷左丞相以觀
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提學臨安
府洞霄宮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復奉祠除判慶
元府改判潭州積階自左迪功郎主特進爵自龍游
縣爵至本郡食邑自三百戶至八千戶實食封一千

九百戶致仕 少保郇國公以嘉泰元年六月二十
八日薨于潭之州治享年六十有七公之尉寧國也
以獲盜應改秩公不上功狀曰以人命易己官尚恐
為之公之在江西幕府也帥陳之茂稱其文壯而麗
談于諸公間交章公舉秩改秩公之宰烏程也邑之
政舊聽於巨室宰一搖手輒逐去公曰去等耳以得
罪細民去寧得罪巨室去鋤筭日數百紙 事風生
事禁如絲庭寂如水鼠輩膽落驚行股栗有富估抵
罪吏不敢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揚言曰是必有扶
言未竟吏持一文書至乃本部祥刑使者張宗元書

公不啟視竟置之法湖之六邑病于口筭之征謂之
丁絹錢車三緡出一緡自大觀始歲為疋者六萬五
千二百有奇不輸絹而輸其估其物一絹之估為錢
者千其後為千錢者五公以民病告于太守單夔請
以上聞令士民出一緡郭內二邑以錢為緡郭外四
邑以緡為緡夔即以聞且令公詣中使面陳便宜丞
相虞公允文嘉嘆即言於 孝宗歲蠲緡錢六萬公
歸邑父老萬數交迎感喜 上恩罔不呼舞部使者
及太守列其治最淳熙元年召見 孝宗天顏有喜
是時 帝銳意欲復中原在廷知其未可而莫敢遏

者公言于 帝曰謀國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
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
武乘匈奴之困廵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
警其氣而服之也此先聲後實之策也越之謀吳則
不然外請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
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恭用能一戰而
霸者伺其機而圖之也此先實後聲之策也今日之
事與漢大異而與越若相同故漢之策不可施於今
而越之策不可不講也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運
廟謨於靜謐之中示敵人以輯睦之意使形聲俱泯

視其變而察其時然後虜得而圖矣請言其機有四
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取亂之機有乘弊之機
敵有內釁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
隙之機也敵有外事若夫差牽于潢池之役而越兵
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
之降孫皓此取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撼之
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
先機之既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晏若泰山以此應
敵勢若破竹唯所欲為若 帝喜曰卿通達國體既
退 帝諭宰臣當不次用公宰臣以公不詣已上除

奏即謁告逾年遂有歸志請為祠官故除崇道尋丁
母憂既除喪不入修門諫大夫蕭公燧薦公可御史
蕭初不公識也淳熙五年七月召見言守令以培克
病民將帥以侵 病軍用人宜先行實後才能擇吏
宜舉廉平優勸獎初 孝宗惜其去至是喜曰卿自
此以身為朕用矣遂除臺察是時三察無缺員者特
增一員處公云其所擊排不避權倖或不恪官守而
隳職業或內懷奸宄而敗風化或趨資格而援恩寵
或依勢而奪民產皆斥去之又言士大夫之俗以偷
安為賢以 得為能在朝者計日以求遷在外者便

文以自營監司以喜怒為刺舉將帥以締結為勲績
宜進特立之士以開衆正之路宜屏附麗之徒以杜
羣枉之門事皆施行公之在廷尉也宣教郎王定國
者以守禦之功得官宰椽修怨誣帥以偽官白之中
書時宰主之獨參政周公亦大不以為然時宰怒以
付廷尉令人諭意啖公以法從事公審其非偽以白
時宰時宰詰問聲色俱厲公不為屈竟全之公之貳
奉常也時奉常久虛位 孝宗面諭執政曰余某可
為之 翌日有詔欲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
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三日以聞公言國朝祈穀

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則朝饗於太廟其儀視
冬至郊祀之禮此 太宗祈穀之故事也若乃明道
之制則異此矣以宮中大災之後考室落成之初故
於天安殿廷恭謝天地因之明年仲春耕籍此明道
一時謝災之故事也非祈穀定制之故事也今欲祈
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
宮太廟乃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之於殿廷不可也
詔儀曹奉常集議中書有謂禮可義起公曰禮固有
可以義起者至于禮之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
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也

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矣今以郊而施之殿
廷亦將以明堂而施諸壇壝乎禮之失自某始某死
不敢奉詔帝曰禮官不可則止公之貳銓曾也銓
法所用有法有比法者上世之經也比者近世
湛恩之權也經有一定而權有屢遷吏所欲與必舉
比之所可以廢法之所否吏所欲奪必舉比之所否
以廢法之所可故士大夫予奪之柄不長在貳而在
吏不在法而在貨公初蒞事取法與比晝夜繙之一
覽即強記及吏白事公前知其予奪之情而逆折其
舉廢之詞彼以其比我以吾法彼以其權我以吾經

老吏情得詞伏奪氣拱手宿蠹根穴掃漑頓清郡邑
中職有缺員者吏每匿而不聞以要厚賄公令郡長
吏走一騎持文書當官專達即謁于賓戶俾應擢者
得之士夫諸曹小有幽枉許其夙夜面列至于武夫
起行陣協銓法者吏尤得以扼其吭而要其貨壅閉
既澈文武下僚呼舞相慶淳熙十四年自夏至秋不
雨公上封事言成湯陳禱雨之詞必以六事自責京
房推致旱之由亦以六事所召若成湯之六詞今無
其三而有其三曰政未節也使人疾也賄賂行也若
京房之六事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敬德不用也上

下皆蔽也庶位踰節也帝聳納焉公之為詹尹於東
宮也凡閱五年議論之間陳古正今每寓箴諫若治
亂之源邪正之辨必深言之固不痛切嘗以司馬光
言人主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
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願書置坐隅朝夕觀省
光宗時為皇太子敬遇傅僚尤尊禮公親賜汲古二
大字以名公之堂云公之守當塗也郡多圩田在
大澤之陂大丘小高於地故田之命視隄之堅瑕每
桃花水生或秋水時至夜半隄決詰朝渺然田宅為
一數十百里滙為銀浸乾則莽為稿野民之生業

不大穰必大荒公至躬行阡陌周視隄岸勸民築隄
增卑培薄益以楛藩隄成昔之狹者廣瑕者堅于是
田無水災頻年大穰民歌舞之至今賴焉郡有萬公
以財帛雄締交權倖動搖郡邑太守每至啖其貨寶
一與其餌必唯命噤不敢息政用糾紛公至卻其
餽絕不與通每以事來必挫辱之萬人吐氣光宗
即位有詔求言公上封事言切于聖惠者莫若正
心切於國體者莫若裕民未已首召見又言天子之
孝不與常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壽皇豈將以天
下養為孝之至哉第當如舜之于堯其道可也又當

如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况壽皇之睿謨
聖慈仁政善教天下所嘗蒙福者願與二三大臣朝
夕講求而力行之斯足以極陛下事親之孝矣公
之掌憲部也廷尉上一死囚具獄盖大俠殺人而使
他人承之公讞而正之或曰是俠能得死士急之且
北走胡公不為動卒奏當論如律云公之帥建鄴也
減民租之半貸下戶之輸節浮費檢吏奸鄰餽不入
私府賓燕未嘗卜夜初至守藏者以縣官緡錢一百
二十萬告既去以百七十餘萬告雩禱而賜罔不響
答外邑嘗有蝗遺種公募民掘地以粟易之率一升
全一畝遂不為灾連歲豐茂公之貳樞廷也興州大
儒吳挺卒久失除代公讀知院趙公汝愚曰吳世氏
握世蜀兵有識寒心今徒慮其驟易生變然天下無
釁決不動若更承襲將為後患趙公大喜合辭以奏
光宗猶豫不從公言趙某所請非為吳氏計乃為蜀
計非為蜀計乃為東南計若無大將是無蜀也無蜀
是無東南也軍中請帥而遲不報人將生心六朝
後唐皆以有蜀而存無蜀而亡此大驗也又不從公
遂求去初擬張昭除興元都統制至是始有俞音邊
瑣以虜中事宜上聞光宗曰未必實公言雖未必有

備無患公每患職常若敵生講政守薦材用
草債帥繕戎器峙糧糗又根古今講論邊鄙為一書
以獻焉紹熙五年光宗被疾寢不能東朝重華宮外
議讀張公密疏深切皆人所難言時同列將勇去以
塞天下責望公謂二三執政與同休戚今茲何時乃
欲苟免六月戊戌夜漏未盡報壽皇大漸俄報升
遐光宗遂不能至公發喪人情洵懼朝廷莫知所出
公謂丞相留正曰不有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
故事乎今日之事宜奏太皇太后謂代行祭奠之禮
以靖國人於是宰相執政上乘之

于大內成服百官於重華殿成服丁未公與丞相留
公正及樞密知院趙公汝愚叅知政事陳公騏建言
皇子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累日申前請甲寅御筆

亦傳子之意越四日丁巳始因貴戚得白太皇太后
越七日癸亥得旨仍宣諭汝愚騷及公先是丞相以
朝臨仆地去國甲子禫祭百官畢集於重華殿太皇
太后垂簾有旨云皇帝有詔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
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于
是太皇太后命左右扶上入簾面諭光宗聖意上涕
泣俯伏懇辭不能起太皇太后命左右起上仍命持
黃袍扶上至殿之左 素幄乃傳命執政同功進再
三上避避亦再三左右頻以黃袍被上、泣頻却之
公泣奏曰今太上違豫大喪之主國勢岌、人情皇

皇太上之詔不可以莫之受也太皇太后之命不可
以莫之承也且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之也今陛下
乃執人子之一謙忽國家之大計是蹈匹夫之小諒
忘天子之大孝也呼吸之頃有安有危其若太上皇
帝太皇太后何其若宗廟社稷何上 然收淚愀然
勉從不得已側坐御坐之半公與同列再拜上亦答
拜公與同列又奏曰太陽下同萬物乎可正君臣之
分請自今始公與同列又再拜上猶立而受內侍扶
導上請梓宮前行謝禮畢上衰服出至大次猶立久
之公與同列再三固請上始正御坐朝百官退遂行

禫祭之禮畧刻之間人情大定中外相賀驩聲雷起
乙亥除參知政事兼同知軍恩進兩官公曰國郵尚
新天命有屬詎可因以為利即上章力辭曰陛下承
太上之倦勤奉祖后之慈訓勉為宗廟社稷計非以
得位為樂聖心所務臣實親見君臣之間自當交修
此義豈應遽冒非常之渥辭不獲命止拜一官十二
月庚午除知樞密院公為山陵使時葉公道以大府
卿摠餉淮東將行丞相趙公曰明舊除知院入國門
其少需往謁之某且去士論未一非余公不能去慶
元二年四月己未拜右丞相公辭免之章云好

論未息非也荒鎮浮之量何以調一於異同蓋指是
也朝士誦之中外傳之于是人相度得賢相望太
平云二年正月拜左丞相公清介誠實好惡無偏恪
守法度務行故事力主公議愛惜名器每與朝士接
必從容訪問人才記其姓名以備選掄一日謂侍郎

楊公輔曰公蜀之望幸疏其賢士得三十餘人多所
拔任是年飢淮浙江東請錢請粟于朝以為賑貸其
數萬公言于上曰悉從之都城居民以戶計者十
一萬二千有奇元年米斗千錢公請發太倉之粟下
其估以糶至秋成乃已所活何數公憂民之憂損
自春徂秋至不肉食兩賜或愆禁以私錢朝廷
雩禱公每贊上以實應天不專禮文有禱輒應至是
大熟因請廣糶積倉以備水旱四方或小有變異必
聞于上請恐懼修省謹終如始異時錢與券相為子
母以濟邦用至是券日輕公私交病議者益廷莫救

其敝公請出度牒以收券之力發都內以散錢之出
嚴大農受入之令守錢券十半之約于是母子相平
年蒙其利臨安之民有口算之錢曰身丁

者台嚴湖三州之民有互算之錢曰丁子者請與復
三年後之五色自兩稅之外非經數者其名又十有
四公請與損其十每歲所蠲為緡計者四萬有奇免

符既下五州父老欣戴上恩喜極而泣時方事叢朝廷文書賞誅予奪政令罷行公一觀省校不舍晝夜小有吏謾靡鐫不燭靡愆不深三省黠胥不寒而慄朝士相語者未覩聞史館書成品彙孔庶皆公典領委趣夫篇將議行賞公當首蒙澤者公以國卹事之方殷至于彌文非所宜急昏不行時有黃戚方見親信丞相趙公欲踈斥之議泄竟以論去道學之士遂為深讐依附者日衆內外相扇浸不可制指趙公為黨魁其薨于湖湘也卹典未行議論紛起公曰此不可以衆多之口奪也設若有罪某自當之即

以復官歸葬奏請衆皆不樂浙西常平使者黃花灝以擅於民租遠竄知婺州黃公度以應庇屬吏褫職罷却是皆有深怨者公為執奏止從薄罰迨呂公祖儉南遷解弗獲朝士有知公者直以公議相勉責公曰某自分決當去恐他日將有大于此者耳

疾其黨 尚嚴憚公不敢侵後益追怨公戒子弟毋
入京求仕公既去善類始思公之有力其迹之彰
者如此至若彌逢密勿省機燭微潛消陰制深計遠
慮宜不得盡知公嘗語所親吏曰其倘位宰相無他
長唯以全護善類為急其他皆可畧要不可與此
等 虛名而使士大夫受實禍此公之盛心也蓋當
公之秉國 有道學相攻之隙事方鼎沸未易和調
徐而徒為矯亢其勢莫遏未欲未厭名雖
公歸禍將世徧故 欲飽而黨銅解此其驗也楊

公輔貽公書亦謂公危言勁論世所不能即明出處
曲全善類 顯義白其大端不可掩如此可謂深沉
宏遠真大臣事業 淺之為丈夫者矣一時士大夫
罹禍不深坐廢不久終當藉以扶持宗社公之為功
必有能明之者公堅卧遂稱篤求去懇切同列舍辭
于上前請勿聽公去上一再卻延奏牘竟期賜告令
視醫視藥太官賜饌公固請去位上不得已四月
甲子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辭行召見內殿有
詔免拜賜坐撫問周洽遣中貴人至江亭賜黃幾有
上書者造設虛詞誣陷浸淫殆不忍聞公即緘其書

而毗睚已深媒孽已熟有成畫矣詔公與蜀帥趙公
彥逾即位本末來上蓋謂趙公與丞相嘗有隙疑
公相代為相不相能莫有所中傷因與大獄一時名
士一網可盡公食不能咽寢不能寐亟專介走成都
期以守正要同辭未達而趙公所速受禪本末之
書已至公取副本觀之曰大體得矣若公所譔甲寅
龍飛事實則皆主丞相趙公以明其功曾不自述其
協贊之力微其辭彰其義議論平實雖時論多所不
快而奸謀竟息外間所傳出於意料往亂真唯晦
菴朱公熹見之嘉歎美曰余丞相此却不失實門

人共聞其書遂傳會貴戚除節鉞制詞盛推定策之
功公不自顧計徑貽其然猶使竝緣事實者其慮
固深公自是憂見顏色義激肝腸謂知院鄭公僑知
何公澹曰某欲有所啟奈無助何二公安得獨為君
子公又以語楊公輔相協濟他日公獨見上開陳
甚密且曰除從官而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本已滋
聞者遷怒公知事不可為復變不可再激即抗

舍己比崇華勛聞善從諫兼媿湯禹 聖而不居能
而不矜漢五鳳唐正觀風在下矣故其任相臣在初
元時則有若魏國張公浚在中元時則有若雍國虞
公允文皆駿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投分一
何契也至其季年則不然乃選於衆而舉魯國王公
公之為人貌不裸其剛動不顯其方訥、恂、言徐
色夷以春遲冬溫之氣當風行雷厲之威人又謂君
臣異趨又以睽也然公自款承次宅談輔十有四年
視前數公獨久厥職美效考成濟登隆平日不足
而歲有餘也

朝廷清明綱紀爰整衆正列布百度咸熙民物樂康
邊鄙清澄淳熙之治視慶曆元祐無所與遜者主
之賢又何偉也嗚呼

孝宗之遠猷深旨是可得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淮
字季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地至婺八世業儒曾祖
本祖登策進士第終官承議郎知湘潭縣父師德宣
義郎皆贈太師魯魏楚國公母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公自幼警敏寡笑與言表裏正力學工文

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為台州臨海尉太守
蕭振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公入幕府造朝改

左宣教郎累遷校書郎高宗皇帝命御史中丞朱
倬舉可御史者以公應書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首
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時宰相湯思退無物望公條其罪數十于是冊
免公論黜之至于宰士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
培克吉州中丞魏行虛增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所居
官陳輝王傅之才皆薦為郡如兩淮之互市如七閩
之鬻鹽如諸道之預買折帛如淮漕之奪民權酷皆
言其弊多所施行丁楚公憂既葬奉母廬墓哀動行

路免喪除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時孝宗隆興二
年也舊制之鬻鹽官自為場其後戶計人美強而售
之混以泥沙損其銖銖公復其舊小民大悅未幾召
拜言于上曰堯以知人安民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
急願陛下以堯舜自期羣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
曰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曰正心術曰寶慈儉曰去壅
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才
用上曰卿曩居言責論議誠確除秘書少監時光宗
為恭王上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國史院編
修官執政錢端禮私謁于公正色拒之會王府生皇
孫公請正其典禮端禮因是讒公上知公不安相位
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至郡老少逆其境
曰吾一佛復來公儉以裕財用寬以撫軍民、有骨
肉之訟者曉以恩義有泣而去者獄無訟繫里無歎
聲就廷漕未幾得召御史李處全沮之詔仍故官
之比溪湍悍方舟以濟每桃花水生隨綴隨裂民病
涉焉公伐石為梁官費而民不與梁成而民不知民
堂其南涯肖公像而祠之改浙西提點刑獄見上陳
閩中利病四事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
以師儒待施拜禮既至官下精意讞平寃者輳集有

數十年不決之訟皆與直之于是有司不敢怠事獄吏不敢舞文囹圄屢空民知遠罪諸邑有前期借民租調者公下令必罰民用蘇治最上聞以太常少卿召近習曾覲一再來見公竟不見聞欽歎兼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未幾西掖為真兼知學士院侍講太子詹事會郊祀恩應任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閤門官陳覺民超轉邊郡防禦使近習龍大淵贈太師仍開府儀同三司恩數叅知政事姚憲罷政除資政殿學士戚里張說為樞密罷政除太尉在京公觀公皆封還詔書自掌帝制訓詞深厚有西

漢風如蘇公軾贈太師詞尤為海內傳誦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上嘗與公論及朋黨至是發策問士以崇名節惡朋黨士風丕變得士最盛上問公以文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後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公言于上曰曩者大臣知以和為和而不知以和為戰于是新經武大整師律請令蜀中軍師補置偏裨者必樞密院以審其才諸將勿私置親軍以消其黨廬州勿撤戍兵以嚴其備中外諸軍勿互招亡卒致紀律之不嚴荆襄士夫勿私役民兵致忠勇之不振薦蜀帥吳

琪才可登用郭田張宣才可為帥辛棄疾平江西茶
寇上功太濫公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番部
擾邊吳挺奏章彥盛失利之罪清州夷人擾邊楊修
奏田琪失利之罪公謂二將戰沒若交罪之何以勸
士三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職有泛求恩倖從中出
者皆執不行四方所陳軍務雖數千里外應之皆切
中事機上眷益隆而公益夙夜兢、朝野賢之望其
為相八年八月癸丑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福國公
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朝士相賀曰此
傅霖也時戶部言諸郡旱者口美絹錢其緡八十餘
萬上喜命相而雨盡除一年于是公請發廩以賑兩
淮之饑擇官以檢民田之損糶官粟以平畿甸之穀
價于是富民無蘊年貧民無道殍民皆欣然若更生
焉先是丞相趙公雄蜀人也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
朝及趙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公謂
一宰臣去所用者皆去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
宜有于是求去者留久次者迂蜀士乃安朝論以為
盛德事有王叔簡者蜀類試第一人也趙公薦之
君既至而趙公去公力薦其文行用為博士近習王
抃為樞密都丞旨恬寵為姦中外莫敢言者公極陳

其罪語甚切謂自古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
公薦名儒蕭燧代之小人屏跡言者論冗官之敝請
損任子公請自大臣始人服其公及郊祀任子減前
郊之半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吏多滯者語
聞上問久不除郡守何也公翌日啟擬三人上問孰
可帥蜀公以留正對命下諫大夫黃洽賀上曰蜀帥
得人矣上喜以其語告公於是薦劉國瑞可風憲李
昌國可版曹趙汝愚可閩帥張均可畿漕上曰卿適
日選用得人決事惟允公曰臣薦一士則讒興決一
事則毀至非聖主責臣以久不除吏臣何敢哉先是
故相梁公克家以外公嘗從容上誦言其賢九年九
月己巳拜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持國秉同
心輔政上虛己信任士夫翕然歸重天下顯然望治
公首以進賢報上為己任謂李椿之老成朱熹之練
達可以寄民命上使椿帥長沙熹為浙東常平使者
謂鄭丙之剛正芮輝之文學可以侍經幄上使輝為
侍講丙為從官謂俞端禮之精密曾達之風力可使
民曾謂葛郊之行誼熊克之文詞可使登法從又
謂補館職之缺員以治人材選治郡之高第以為郎
官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學政事之臣如京

堂謝深甫鄭僑何澹袁說友呂祖謙尤袤謝諤閻蒼
舒羅點范仲藝洪邁沈揆陸游倪思莫叔光宇文介
謝師稷王正己趙思趙汝誼何方鄧駟陸九淵劉頴
趙萇唐元宗吳煥陳仲諤唐駉周頡黃黼蔡戡林杓
李壁鄭鏐趙彥中豐誼唐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選
也上皆用之又薦李處全及錢端禮之孫象祖為郡
守上曰王某長一日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
有復見古風矣故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美談
然公守法度愛名器重人命欽刑罰惜人材全始終
恤民隱宣德意審幾事持遠謀夙夜切磋無微不至

故鄭丙議戊期至而不之官者必嚴其禁令公請遵
行之法林宗臣議私請託以求薦舉者必白發其書
公謂長告訐之風鄧樛祈改丹書而宰掾謂其罪不
可揜或欲屈法以從祈祈公曰如是則有司可廢矣
進士有求以免舉之恩或謂求者止八
人何必靳公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矣宦官張去
為請以已之官貶其子公言其子以為遙郡法不應
遷龔頤以執政之客拜官求詣銓曾公言聖世無近
此門不可啓公之守法度愛名器如此丹陽民有擅
決湖水以溉田者張拘請重其罪公言民嘗請而官

不報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強借民穀者執政請痛懲之公曰令甲飢民食罪不至死左帑胥史受賕抵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頗衆恐傷好生之德于是流一人三人獲帥林立奏部民譚汝翼豪橫可殺公言夷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七十餘人汝翼止殺夷人十七人謂宜減死于是止從編置吳宗旦劉國瑞請為盜者必殺公言若爾則盜必曰不殺人者亦死等死耳何憚而不殺人乎公之重人命欽刑罰如此故相陳公俊卿請老公言其材可惜未宜遽從趙公雄請祠公言人材實難亦未宜聽右相梁公克家告病求去公言時方盛寒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官之職使春暄而後行部使者曾逢請祠以養親公言逢之孝養宜加以貼職美名之寵士砥礪于風俗周極有才而人多議其輕公言斲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上遂用為郡守辛棄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馭公言此等緩急有用上即畀祠官公之惜人材全始終如此版曹王佐言諸路旱熯除租至五十四萬石上疑其過于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濛言揀荒多濫公言百姓其謂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發倉廩雖知其濫可不從厚沈宗禹請行推排貧富升降之法公言開

更相糾舉其害甚大退謂同列曰吾輩見民疾苦當如疾病之在身王佐請諸郡上供一歲再校後期者罰公言頃歲嘗以校殿最州郡爭先鞭笞苛峻有至死者今若一歲至再其害不細謂宜止於每歲之杪擇一二逋負之尤者罰之庶幾吏不急征民免苛政上大喜曰甚善公之恤民隱宣德意如此上嘗論唐太宗之功業因嘆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為規上嘗遣楊邦彥賜虜而虜酋不禮吾使因歎宿憤之未攄公以上策自治為獻虜使魏正志朝賀不肅公責之以朝儀卒致其恭順而成禮上欲廢樞密院之

非古官公言軍務至重不宜弛備以示敵公之審幾事持遠謀如此公所建明上皆施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冬邊吏言虜主歸公言于上曰虜之情偽未可知也或中原豪傑起而圖之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擇將帥嚴守備明斥候峙糗糧耳邊吏又言虜境檄稱其主巡行故國南朝來歲賀正且生辰次暫輟一年上曰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如何之盍亦遣使却勞公曰彼既止吾使亦必暫止彼使未幾邊吏再出虜境有檄果亦云然上再三嘉公曰卿言于前乃驗于今真廟謨矣時高宗皇帝聖壽新歲八十公言

禮之大者儀必極其崇慶之隆者澤必侈其溥上命
公繇最其典十三年正月朔上躬帥百官朝德壽宮
奉玉卮上鴻號禮成發德音行慶澤羣公百職進律
增秩于是恩達于薦紳矣太學弟子員徑詣太常於
是恩達于常布矣虎賁材官飲賜餐錢於是恩達于
尺籍位符矣敬老尊賢薄刑責已于是恩達于幽人
山農海隅蒼生矣公亦與進兩秩增封邑公堅辭焉
退而喜曰吾求去八九矣而上不叶今可以從此逝
矣三公祈上丞相印綬歸里田章四上不許九月再
請為祠官又不許進封魯國公來年六月又累章申

前請又不許是秋高宗升遐一時典禮皆公所定北
虜遣使來賀生辰或謂上在哀疚既不受禮宜辭其
來公言維好已久驟辭其賜使不可也謂宜除館延之
徐議禮遣從之上欲遂服令皇太子參決機務乃於
祥曦殿西序設幄次命曰議事堂每有大政宰執詣
堂稟議翌日隨皇太子詣內殿進呈時公當軸寢久
盡瘁夙夜重以魏國年高上思國卹方殷欲去不可
閔免躊躇非其志也來年春高宗祔廟云乃上章乞
祠見上高控其辭危苦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
從公使御隣侍板輿之志也詔許辭行拊勞再三退

辭東宮慰諭周悉宰執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
息侍親歸里穉荳驩迎親故歆豔以為古人戲采畫
繡公獨兼之公即日上章力辭典州請為祠官上恩
閔勞改提舉臨安洞霄宮未幾孝宗卷勤光宗嗣位
公以舊學首奉明詔詢初政公答詔言極切至大槩
謂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立政罔不在初上欲拜
公使相而公宅魏國憂有詔服除日降制公念母子
相為命者六十四年至此痛極不如無生誓以素食
終喪既卒哭得脾疾親舊勸公曰此素食所致也喪
有疾御酒肉禮也盍強食從禮言未畢公一慟幾絕
初者乃止未幾小愈間王人及門傳宣慰問且極魏
國以白金及帛疋兩各七百公起拜命自草奏謝一
日忽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年亦然即命子
弟執筆自口占表章祈致其仕翼日夜漏下午刻薨
於正寢實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日有大
星實于里門遺表上聞兩宮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
祿以白金及帛疋兩各千令奏親屬一人添差本路
幹官以給相事官其子孫七人卹典從厚終始哀榮
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之北郭外隆壽之原公娶
何氏左奉議郎知溫州瑞安縣紳之女累封冀北夫

人子八人模通直即監西京中嶽廟樞朝散即主管
佑神觀機通直即監西京中嶽廟樸迪功即棟奉議
郎主管佑神觀檝修職即監西京中嶽廟櫛宣教郎
監西京中嶽廟棧寄理將仕郎模檝樸皆先公卒一
女適校書郎姚穎孫男女十四人公風骨清臞肅然
簡遠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冲淡寡慾自奉甚薄食不
重肉一衣十年每一飲食魏國未食不敢先嘗閨門
肅然寂無歌舞公在退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
合族十指與同飽溫訓迪子任不異已子士夫客死
必調其歸好賢惜才人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立黨

與不市私恩每有薦進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
怨終不自明公相孝宗論事安舒不迫不激論人先
純正論政本寬厚是時士大夫多言閩人不可用者
公嘗薦一二上曰非閩人乎公曰立賢無方湯之執
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也不有曾公亮蘇頌
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也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
稱善自此閩士多收用云博士章讀論事狂直上議
絀之公曰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夫以言相高耻不相
若此風可賀也若絀之乃致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
愈重名既歸于下謗必歸于上悅穎復留有司言

天長縣水毀七十餘萬家上曰此常事何必聞公曰
昔人謂人主一日不可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
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上敬納焉君子謂此
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開廣言路長養諫者固
結民心增益主德其功遠矣故上每稱公曰不黨無
私又曰剛直不欺夫外人見其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二

墓誌銘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銘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萬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三
日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遣騎踵門遺以書曰江西
詩人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派于陳徐諸賢謂之詩
社而社中多逸詩其實披得之今刻棗以傳而序引
缺焉非君其誰宜為其辭不獲命既堅不敢執以不
為不可然于時某未于公也自是書問往還益密
情益親厚後八千為里將漕江東告旨往出饒州因

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苦又遣其子孫遮
見于逆旅是時以使事有旨雖見公而不敢也私念
歸途當賡長願既而山路嶮崎難以再經乘舟東歸
至今以未謨公為恨每三流涕公聞之亦流涕蓋萬
里平生容有所謨而不求知者矣未有不謨于相知
者也不謨於相知者公一人而已公既歿公之子鉉
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行實來謁銘萬里慟哭
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奚辭公姓程諱叔逢字
元誠歿之黔縣人曹自重黎氏自伯休及嬰留元譚
新安民德之呼賜田宅于歙因家焉

起兵拒族景八陳以功封重安公謚忠貞今廟食
三天旺始從公曾祖宗顏以子顯謨閣直學去謫
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楫之贈奉議郎父晉之以公
贈大中大夫三世娶胡氏贈碩人大孺人公少
穎異伯父竒之令從樞密丞公學方壯已有俊聲年
二十三第進士中書連除興國軍宣化軍教授以薦
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適朝虜首亮將渝盟朝
論二三公以言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勵兵馬守淮漢
募義軍遣間諜理財用陳大喜以為差強人意除通
判臨安府尹趙子繡待公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

臺諫風即委以府事且屏後覘焉見公剖斷如流乃
大相知除知通州諸御史薦為臺主簿未三月遷監
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饑孝宗皇帝憂之分遣
郎官御史行視賑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奏
為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徧之上大喜曰吾執
政誰肯為朕盡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帝迎勞曰
卿賑民良苦又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感格在人願
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

旨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可舉行也若夫

今日務願詔監司察所部之官吏之能不

勝任者當之或奉行不應式者罰之斯一也可緩
也上稱善除右正言先上首論君臣聽細詞意愷切
時已和戎公言勿恃和以為安必因和以為備復言
廣盜始平湘寇復作蓋官于湖廣者或昏庸貪殘或
遷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難矣謂宜精擇部使者以察
郡守慎簡守臣以察縣令孰為公廉孰為苛黷或調
置或罷斥至于一切科擾之政尤宜蠲惜上即召群
臣集議於御史府選監司一人遂除張維廣西提點
刑獄張冠李全叛公復奏請廣開赦宥招降之門速
發旁近精銳之師應時計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龔

遂治渤海指持鉏為良民持兵為盜賊此安之策也
張敞治膠東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策也願下
攸司着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珙移書謂賴公
建策表裡相應寇遂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
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于上則僥倖息于下夫不
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
亦法也今則將仕登嶽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
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近有宜州
文學高袞者除襄陽教授考其爵里乃一時措捕亂
亦太甚矣有旨押袞歸奉貫又言諸郎皆一近乃

有為於十日而遽攝員者有監門數日亦充數者
望由詔執政自今必察才望優者資格淺深時有為
淮漕者進死蝗公書曰者廬州守臣張師賢奏蝗遍
田野今乃諛言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前從臣召還
者復進免役錢公言身為朝臣不以道德寬大推廣
上意乃導為剗剗是可斥遷左司諫言民用于執
役及和糴舊弊上曰朕當遣使按察在諫省僅曰
閱月以母老且病請外上再三留之曰朕方欲用
卿尋以母憂去服除直敷文閣知池州時四年六
月也尋改知衢州當路有不樂者遇官期至則輒以

他人代公五年言者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
陛下勵精圖治未嘗不欲大有為然有志不可不養
養志不可不審耗於事則易怠速於用則易沮願無
紐宴安無急事功上指養志二字曰此言極嘉五月
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除江東判部公即家拜命奉
親之官邦人謂畫錦云既蒞事有曰本司耗米曰和
糴本錢曰去秋省錢曰宣城若木錢皆蠲除之仍蠲
米數千石贍宣城之困徽州雜徵有曰驛料豈錢者
夕至八千緡即奏蠲減又言徽絹銖兩昔輕而今重
以益而有旨十二萬匹減四之一公素謂人曰大

哉聖主之仁一舉草二百年之弊淳熙初元十月除
浙江提點刑獄辭行上曰朕欲留卿未可言去除
宗政少卿太子左庶子既數月上復問宰執程叔
達已除庶子未聞其簡記如此公言玉牒凡列正記
實錄而不網羅諸書恐有放失尋兼宗政殿說書
上前因論帝王之學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願講求
前代聖賢事業而施之天下因講周禮至泉府言其
治本欲歛市之不售與夫貨之滯者各抵其本而予
之所以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息之說創青苗之法
以取二十二之息于天下卒受其弊經生之誤如此

今州縣知利而不知義受田租之粟則多至加倍理
獄訟之詞則專務罰贖非先王之意矣上可其奏八
月除秘閣修撰知隆興府見上極論柳桂盜賊之
由與消弭之策舟至洪州所部多盜申施同惡及立
盜捕告之令一夕郭外僧舍有寇其徒來告公免其
罪厚其犒盡縛羣寇尸諸市屬邑有八而每歲之賦
十通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汙萊者亦有田不
汙萊而業無主名者謂之逃閱公方遣縣官精敏者
核其欺考其實百年蠹弊一日蕩去州之材官曰親
六者千口選中禁軍亦千曩時士卒營居市居相半

以故驕恣公為之築室二百餘區聚居營月廩時

給糧唯時晝訓夕警無敢譁遊復於諸州置準備守
一員擇於久於監軍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頒
之諸郡安吉之兵譟於牙門公以守臣兵令不嚴罷
之犯法者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惕息十一月進集
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聖意下惜民隱其惜官藏甚
於家貨帥洪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為給錢二十三萬
有奇為米斛一十一萬有奇談者以為多於董仲舒
云十三年八月上一日忽宣諭執政程叔達隆興
之政甚美與進敷文公曰臣承乏史職纂修玉牒因

得仰窺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敬天圖臣願陛下鑒圖法文王不已之心勿謂豐穰而怠憂勤勿謂太平而忘儆懼上曰朕自為此圖頗覺有益每遇水旱則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見上顧左右取圖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繇嚴恭寅畏允當以為法公曰陛下既知所以戒尤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復以親老請外上曰朕方用卿何數求去退而力申前請上願欲與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便除直龍圖閣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明年丁未憂服除七年五月除河南轉運使副使帥

劉惇久病廢事民方怨咨公為辨訟決口滌滯除弊遇水旱與蠲租賑每憂念至五六月不去心公退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月兼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西省後至瑣闥或昏暮丙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有不及問望詔自今除官行事必其事之本末人之闕閱連書于前俾得參考不然依舊制徵奏十一月召見賜坐上曰卿制詔甚得體公稱謝久之辭起令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言近日選人除授超越上曰何也公言舊京局詣闕本以待選人資才之有深淺今既歸銓部無以

處之則徑歸職事官願以京局詣闕仍歸朝廷公每
論諫上必嘉嘆即施行之再召見論敬天勤民養
老慈幼之事其論敬

閣待制再因近歲或小雨公每禱

雨舉家不如草感召如響都內連年有秋民歌之曰
公來江西孰公去江西旱十四年引疾乞祠章繼上
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此任如
始至所任官屬修問之儀宜受者積八千緡公皆以

公歸因任至所宜受禮物公亦以犒軍既歸宅亭
治小園曰西野有室二曰葵心曰秀野鑿池治種花
竹逍遙忘歸十六年二月太上帝登極轉一官
以嘗為東宮講官再轉西宮時舊學委政召公獨以
與執政隆與合符小忤墜不以聞奉祠四載引半納
祿遂以顯謨閣待制致其仕今上皇帝即位有詔
撫問遣使賜銀奩藥茗詔有謁見之語公泣拜賜慶
元二年十月特除華文閣直學士賜玉帶金章誥命公
年高益健一日對客忽有不屑人間世之語得疾無
苦食寢如常忽命左右扶掖端坐於正寢奄然而逝

享年七十有八官至中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遺表聞 天子閔悼加贈特進黃氏封碩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鑄年十九預國子第二名存早卒鉉朝請卽行將作監主簿錫承義卽知江州彭澤縣事鎬早夭女四人適進士黃汝宗奉議卽知潭州湘陰縣事黃榮通判台州金 樞密汪公之孫義實皆前卒孫男源洵皆登仕卽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靜重繼事四朝守正不撓始終如一節感孝宗純厚日思報稱所論列封馭無少顧忌以故齟齬嘗因草詔 孝宗嘉賞問學士為誰以他學士對公

然不自言行已敬事親孝和於族信於友撫姊妹甥侄誼愛婚喪調之必厚既以先夫人孝養不盡為終天之戚復舉大中資產遺諸侄 官伯氏子慰九泉意族人病於鄉正之役則割私田倡義舉諸鄉效之其利甚溥既沒里人築堂肖像祠焉嗜學至老不釋卷六經諸史皆探根抵書法得急就體生平著述曰玉堂制草曰玉堂備草曰表箋曰論諫曰承華故實詩箋曰宏詞賦頌曰歌詩書禮記序雜文凡六十八卷藏於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有四朝遺老傳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火星竄於庭家人大驚歿于慶元

三年七月十四日莫于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其鄉東
亭其岡潭口銘曰溫、程公日行維冬風行維東萬
物有融聿維程公玉立維松雪立維松衆正之宗既
介既通不異不同邦之變龍岷之黃龔不詭其從不
究其冲實乖其逢

刑部侍郎章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一年時宰端政燕居深念天下之忠臣
義士名相如張忠獻公骨鯁如胡忠簡公之傳于不
附已朝逐其一夕廢其一將欲一網以食之既而開
告許與羅織押廷尉府作一大宰擇深文吏為已鷹

大宣城章公儒者也高皇帝選於衆乃自刑部副郎
為大理寺少卿以式過其職或謂公曰公今日士
師非和聖士師也盍去諸公曰全軀以私淑寧捐軀
以庇善人時宰每事諭意公念爭之必不從、之必
不可進而唯、退而否、士大夫置對多所全安于
是大拂其旨因惡簽書樞密章夏諭言官擊去併波
及公以為宗盟同罪云公既去而頻年大獄起矣至
時宰死乃已 孝宗嗣位之初旁招正人忠鯁輳
集一日顧大臣曰光帝之朝有一廷尉不視大臣喜
怒為獄者誰皆以公對召見除大理少卿天語褒嘉

曰以卿昔時典獄不觀望大臣故用卿未幾擢權刑部侍郎時乾道一年也未幾擢觀文殿修撰致其仕淳熙元年十一月戊申薨于里第得年八十有二朝論嗟悼公諱燾字彥博世居宣城稱而偉淵淳山峙宣和間以周官經學名震場屋自鄉校貢辟雍升大學會兵草倣擾間闕還家建炎二年以父任調廬州司戶參軍處州龍泉主簿改監行在贍軍酒庫又改泰州梁家埭鹽場又改行在所主管文字循承直節紹興十四年除大理司直明年校右通直即除寺丞奉使廣東鞠達官獄以平允稱歸朝轉右奉議郎

陳寺正十八年遷刑部員外郎明年轉右朝奉郎后二年遂除大理少卿既以忤時宰言罷未幾除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右朝散郎未幾除知復州為政寬平流徙皆歸治聲上聞二十五年復召為大理少卿明年又以言罷又明年轉右朝請郎二十九年赴蘄州其政如復而簡險有加苔遂紋簞為民生業而守臣階禍自公痛革至當暑卧榻不徹織蒲至今大夫士人媿之邦民歌之三十二年轉朝奉大夫提點湖南刑獄地遠畿甸有司慢令差吏舞文獄以賄成刑法頗濫公明不察淵恕不縱狼平易居政民以不寬全州材官執守臣以叛公單詞諭詔即日請

降解甲還營公獨戡其始謀者數餘釋不問一郡以
寧未幾以病請祠去孝宗御極遂見擢用將薨精神
湛然一語不亂惟語子孫以孝悌忠信明年十月八
日葬於宣城之茆松山之原曾祖且不仕祖玘贈太
中大夫父元任朝奉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公初室
萬氏暨室陳氏十子綺監台州黃巖縣事繡監江
臨安府學教授純信州司戶參軍緡蘄州黃梅主簿
紱太平州當塗主簿皆迪功郎維從仕郎復州推官
衍繹經綸業進士一女適進士汪亨齋孫男三十人
女十一人公於文既工而尤工於詩于里中詩人周

紫霞齋酌還往詩筭常盈芥藻江山追琢風月佳音
絕唱麗雅奇崛窮泰衆口聳動群聽至今言宣城詩
者前有梅謝後有周章云公天性質儉不華靡一
裘補紉且三十年任踰三紀不羸一簪得祿必分族
姀友朋調而無斁至於一丘一壑乘興往返理一山
圃于南山之陽命曰南坡杖屨于斯觴咏于斯卧興
于斯酒酣賦詩殆無虛日終無一言及於聲利夜坐
一燈讀書自娛或覓紙作字得唐人楷法年逾八十
筆力益遒目力益強今世未有也教子無倦自作家
訓繩以禮法迪以文詞純綱相繼策第而綱尤能文

出諸左右不幸皆棄世葬後二十八年繹自宣城歸
徒步來訪予廬陵泣曰先公之阡碑石蒼蘚封之厚
矣而未讓一詞以誌曩者先公之客今唯先生在耳
獨無意乎萬里曰敬受教乃撫侍郎蘇公之狀著于
篇銘曰 紹興中年有宰^權指雷霆之威曠^權彼天
睥彼異已第剪拂止簇彼屠伯宅之大里皇咨章公
汝仁汝忠表圓裡方往利耳鋒彼火而烈公水其弱
彼虎其啗公清其孽幕蘇祈先於張祈艱公咲不言
善人克全善者是怙權者是忤公以是去公以是舉
淳宗御天谷搜巖拳降於幽間真彼甘泉其仁其博

其裔其渥其誰云者楸表之鶴

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墓誌銘

淳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皇帝會慶節北使來

賀命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假禮部尚書館之天寒

公罷于宴是日嬰疾一足不便於行賜歸及家俾進

醫藥予往問疾則呼酒酌我取秘閣新刻法書相與

展玩疾蓋小愈至十二月十二日疾再作奄忽而逝

去公諱煥字春卿世為衢之西安人紹興甲戌策進

士第調福州福清主簿循從政即授撫州學教授

以父憂去官除服授隆興府學教授弁冕瑚簋與之

一新書策奏牋為之充棟其教條不可犯而訓誘可
樂士多卒學有就者改宣教即除建康府浦城縣轉
奉議即邑名難治始至訟紙千計公才敏十行俱下
奮筆決遣文書肅清有惡少年挾兄弟盤旋椎埋名
曰五虎公令縛至庭皆寘之法斃娶吐氣鄉校多散
公訊得民無後者田皆歸之學官于是齋居始聞絃
誦聲邑以鹽賦為稱責治鹽配鹽與民公私交病公
致益有資而下其估民樂與官為市賦入有羨至克
舊令所逋之數且以萬計部使者以治行上聞有
詔諭心相府察廉能幹辦審議有司轉承議即有薦

公材可御史公自悅治劇得賀州辭行上迎謂曰
朕聞卿名久公論奏三事上曰甚善姑牧遠民行
且大用賀州郡賦亦仰鹽公行之如浦城言祈於部使
事謂南民益貧不應租外復有一米請蠲除之又二
廣盜之 敕旨省減殊死為城且往多亡命恐貽後
患宜差擇伉健為兵轉奉即踰年 詔降可鹽使者
臺諫侍從皆以公應上語大臣曰用此人遲十年
矣自賀除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于是鄂之囚有
司議抵死而實未嘗殺人公訊一語得情破械出之
一郡驚異莫徕楊秀祿嘯蠻獠寇沅湘公即日單車

引導或告以羽檄召兵公曰此特其首首誤其下群
蠻何辜遣吏諭招許以不死秀祿出降不戮一人十
一年召還對言今日民貧只在踰侈宜嚴其禁自貴
近始又言沅湘之蠻非無人性官不擾之可以無驚
要在擇長吏勸豪酋練峒丁又言江東道路流民纍
纍將往黃州請耕閒田宜令淮南有以振業之上
皆悅至流民事則戚然曰非卿朕不聞此除尚書郎
與吏部銓有副使致仕應官其子吏格以策名未三
十年公折之曰此令謂身在官而任其子者今致仕
六豈得援此吏輩股粟轉朝散即明年遷樞院檢詳

諸房文字遷司農少卿論事任之法謂比年有自他
官而除扈帶者在職或兼旬或逾月則復還其舊其
意不過覬覦解帶之恩度越正法之上徑轉橫階或
防團遙刺免闕陞叨蔭補而已且夫法之所為實歷
者謂滿三歲今俱不及亦宜宥職滿歲又言今歲災
異重仍星變地震仲春雨雪仲夏積陰近取諸滕理
疎則正氣傷顧思所以致此者又言三省樞密院六
部吏員無慮一千三百人願下所司議省冗吏事皆
施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有以製郊見冠服增秩者
公封還詞頭近屬有用此奏其門下客補官者公論

至再遂寢遷起居舍仍兼西掖遷起居郎方上禮記
湛恩慶壽大賚書命填委公從容古史訓詞爾雅得
代言體一日造膝言 陛下臨御二十五年勵精為
治而庶績未熙意者羣臣未能仰體焦勞媮功竭日
隤靡益甚不親細務者併 務莫之急不按府吏者
併良吏莫之舉以甲兵之間不至廟堂為美乎則不
先無事之備以錢穀之數問之有司為當乎則不計
國用之虛以獻納論思為職者不過卑論以應故事
以寅入午出為規者不過交章而書紙尾將何以使
樞機皆周密上下無苟且盡有以振勵而一新之

上竦然曰卿老成鯁亮公既沒 上愍之賻金帛有
加享年五十有六曾祖常祿祖思皆不仕父槩以大
學士舍賜進士第三為太守再為部使者所臨有稱
終官中奉大夫累贈至通奉大夫初室夏氏先公三
十年卒繼室其姊也皆封恭人子男二人垣堦皆女
四人長適沈韶早卒次適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事
万侯侃次許嫁陳汝次幼孫男一人鉉女二人公介
而和通而能立與人交粹然可即及臨事有不可萬
夫莫奪其在州縣見謂明習及立朝乃以謹直聞家
政素性清苦每分俸以調其族兄弟之子教其幼而

孤者嫁其女之貧者垣既返柩于衢以來年十一月
庚申葬公同山朋果之原公之弟烜狀其行來謁銘
萬里與公同年且同舍又同志其又吳辭銘曰
士呻其策人禹家稷言佩之緹言摘其埴仕邑及州
輻輳其猷寘彼京周何毅不柔顯允吳公學政兩崇
中外兩庸風行川通金玉天聰山龍帝躬推轂九重
華勛之降既擣我筆盍棟我室有奄予畢有盡無詰

林運使墓誌銘

公諱孝澤字世傳莆田人也曾祖質故贈朝奉郎祖
傳不仕父選故任承議郎致仕贈右中大夫公少好

詞章卓然自立一時流輩固不推表大貢四年升貢
入太學宣和六年登進士第建炎初調建陽縣尉再
調南劍州順昌縣尉會有告某賊欲犯城邑公不謀
同僚不檄旁援獨計以為可先未發禽提兵宵征黎
明至其所賊方屠牛醢酒聚衆祠神公乃突擒之無
一人免者未幾丁太夫人憂當論功而群僚有沮格
通判矣達曰使賊而張州且不保况邑乎是可賞
乃以聞服除授左承事郎監之陽縣麻沙鎮稅秩滿
調泉州江縣丞太守器其詳整訟有積歲不決者一
以屬公靡不立斷人情喜焉公所至廉于身辦于識

必欲以其惠及物至于祈私秋毫不可上官敬憚之
通判與司郡秩滿謁祠官之祿得至管台州崇道觀
知南康府公為郡嚴而不苛吏不敢欺提舉廣南路
布船有胡婦持環璧以獻為子求官公持之不下而
言諸朝曰互市與夷接也舶之所入法歸有司以俟
供應之需未有私獻無益之物者倖端一啟遠人何
觀事遂寢朝論偉之即拜轉運判官使是時官吏以
嶺南為非法令所能遠馭累黷貨賄有縣令挾大官
要人囊橐 貪墨且橫公得其受賄狀即舉奏之
一路震競曰是何可犯解印綬去者十數人知漳州

公年彌高矣聽決益精明北邊有募斂兵于漳以戍
馬前守匱於賦故事成者既行守者增餐錢而州不
時給其徒簇立庭下有獠色公不為動徐曰若輩欲
反必先殺我餐錢 無爾決不可強取叱令還營取
一二先者寘之法而令月支之衆服其暇歲大疫為
糜粥藥餌賙于路死不能掩埋者官為棺斂部使者
上最遷提點廣東南路刑獄公力辭不就 天子高
之改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訓詞曰
循良之吏吾所重止足之人吾所惜重義之臣我所
敬朝廷方行縹緜之政更有言於丞相者曰林公雖

老持節卿部肅清一路獨不可耶丞相然之申上除
公本路轉運副使命下人即竦然曰此真監司也公
即以鄉嫌有旨趣行公謂所知曰廣南之命既得辭
矣領拜辭命辭遠樂近非人臣義章再上朝廷知不
可強即復祠祿是歲乾道六年也公歸蕭然自得因
舊葺廬疏渠引泉周以花竹日哦其間故人過逢淪
茗奕棋杯酒淋漓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明年正月十
八日疾終得年八十有三後九月葬南都五雲寺之
東北公性淡然無外嗜與人交一見傾底裡若遇事
無不犯南康臨漳歲倚山澤之入以佐公帑公盡捐
以裨民遇過使客燕享儉而敬賓亦慨然滿意公自
律清苦一夕視事畢有持燭送公至閣內者公曰此
官燭也亟命除去林氏自唐正元族表門閭公始葺
之敷文閣直學士王公十朋書其碑焉公娶阮氏封
安人先卒男二人長左迪功郎台州學教授次奉
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出知信州女二人適文士方廷
賁方國誠孫十人文之為信州貴溪縣尉居之千之
並將仕即餘尚幼析立朝端歸然勿激勿隨予晚與
析同朝而厚予得外補析追送予曰先君子宅而未
碣非懈實有待子其人哉予謝不能既歸廬陵析又

遣一介走二千里來請銘、曰 士雅而節石漱雪
齧旣耆而滂敷珠員塗我芻我駒我身我衢我日我
晡疇其軀林公娘、閩粵之望天子是獎南東其蕩
公慘以辭孰完不隳孰溢不欺歎胡羞而歸莆城之南
言藝其土以安公宅清風肅如冰之玉之式訛彼貪
尚或忸之

提刑微猷檢正王公墓銘

公諱回字亞夫世居九江五季有仕于閩者因徙家
焉曾祖岳祖霈皆不仕父 贈中奉大夫妣黃氏贈
夫人配丁氏封宜人公初入太學名聲彰澈登紹興

甲戌第歷婺州永康縣尉吉州左司理叅軍知建寧
府建安、豐二縣監行在左藏西庫幹辦諸司糧料
院出守濠州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改江西轉運判
官移福州轉運判官召還為尚書戶部郎官將作監
大理少卿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除徽猷閣浙
西提刑主管建寧武夷山冲佑觀改知湖州除江東
提刑以疾請旨再得祠祿積官至朝議大夫享年七
十有二卒于正寢時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九日
也公在建寧以廉明稱太守汪公聖錫尤器之每事
委公邑人稱平又為修學校教生徒老則教以慈少

則教以弟有感慨流涕者廬陵地接湖廣盜賊出沒
狃犴充斥公行以勤怨罔空四五每日公生明信矣
時太守汪公風采峻厲寮吏震竦乃獨於公事必詢
焉且曰公學到古人才非近用予愧不及也卒以此
語薦于朝諸公亦交章改京秩得建安未赴丁中奉
憂服除得安豐地當邊檄撫字之外無日不討訓
練甚高年及秀民博取形勢熟講守禦于是周知而
淮要害部使者嘉其治行丁母憂除喪得左司理職
曰昔韓魏公不卑此官吾敢不勉遷糧料院凡百官
之奉摠焉在京有司官為賦錢僦民為練謂之顧募

乃有借兵人于外郡而以錢他用者公請革其弊知
濠辭行壽皇曰守邊之道無出威信公再拜而退
至郡廩帑空虛歲復大侵旁郡皆然無所告貸唯淮
北有粟而非我疆故事予令莫敢便宜公禱于天願
以身殉乃名里長貸以公錢踰淮私憇旬月之間得
斛數萬民食足羸澤及旁郡來歲大獲公慨然曰文
事武備闕一不可于是增修州學有民兵統轄徐弼
倚官毒民公首流之老奸龍言焉士命越境莫可禁止
公取其卒二十餘人月有廩給便各問封守成之日
一失其國于汝何得材官千員初不知戰公簡軍實

蕭菟苗厚勞來數月間一變精銳威懾遐邇盜寇屏
跡有二山曰橫間曰韭山在百里所公躍馬校行知
其緩急民可保焉周之以獻及為江西常平使者勤
恤民隱發榜吏奸風稜凜咸稱神明時贛吉南安
建昌郡告旱公速賑貸請命除租荒政大修民無流
殍江西稻鄉與常平義倉郡邑乾沒多去其藉公稽
之情得小郡負亦以萬數然上令度二年之粟改就
將漕時適歲豐公念前日之旱乃請于朝願以官所
藏緡錢三十萬分命諸郡馬明年江西果大旱願
以濟江之德安兩稅告重袁之分宜病于月輸皆

請損之闕之臨汀折配鬻鹽民不堪公澈其情請正
經界召為尚書即付以其事父暨所告汀民踊躍會
復召太匠廷廷尉為宰掾兩省事叢擬議精敏剖決
忠實執政稱嘆如復敕令之司以防舞文罷詔獄
以存大體皆壽皇從公請也見今天子首陳圖
中興嚴虜備請核名實通公路而法聖政之說為尤
切其說曰壽皇淳熙致治之中曰修身以學詢也
以儉蒞政以勤用人以公誠心以格天虛中以聽言
寬以接下仁以愛民此其要也願陛下取兩朝聖政
而觀之使大臣時陳于前經筵日講於側即其切于

時者力行之公在省中歲餘求去甚力乃使浙西力
求祠官從之數月起知湖州湖士夫淵林也公以耆
德鎮之上下悅服又訪郡之大利修湖樓增城堞建
利濟院有盜夜殺牛、逸訴烏程尉、不省復訴歸
安尉、視之傷然牛怒觸人無敢近者尉聞于州公
遣卒傳呼示以判事牛即俯伏盜竟得焉聞者異之
或歌之曰謂牛不能言何以愬其冤謂牛能觸人何
以俯而伏信及豚魚疇不曰 牛聽令公叔中奉家
故貧無田有屋三楹中奉謀於公曰吾兄弟四而屋
三將為真一第吾欲遜焉公面承命僦居郭外奉
就親焉邑人義之公既仕乃有田百畝及知濠州盡
以其入分族親亦以承先志云公材識宏深襟度寬
博議論設施加人數等數料如神物無適情然接物
逾和亦不可犯臨事莊敬乃復可親嘗曰吾有三不
欺一曰君二曰人三曰己自少慷慨有大志服勤勞
苦澹無愠色人有善必稱有過必掩內必赴才必拔
奉已過儉以先一家食不重肉衣不綺麗雖御僮僕
未嘗疾語一門之內穆如春風初居峴山晚北築北
湖自號峴湖居士在湖州 朝廷方欲用之而求去
益切既憲江東歸至峴湖摩挲鄰曲問訊親舊喜不

自勝居未幾移疾乞掛其冠云自強文林郎監行在
省上界門自適將仕郎自修以公遺澤補官自治尚
幼女五人適承直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吳琰進
士須淵私何致慮迪功郎前南安軍星子縣主簿周
寓孫男五人恭之鼎之益之履之復之女三人公有
峴湖堂不啻足齋予嘗為賦之名士如尚書程公泰
之禮部陸公務觀倉部周公可大賦之者尚多初丁
宜人先卒親歎二竈于峴山沸泉沒而虛其一諸孤
將以十月二十八日奉公合葬焉前期公長子自強
公之行實來請予于公為年同且同朝晚且親乃

而銘之曰 我入修門公至自溫我出建業公藩
茗雪當其同朝胥從逍遙逮其補外齊懋夙退我歸
幾時聞公葬期沓若其淺滴為誄詞有煒廟器琮璧
胡簋不裸后帝而施諸瘞其既九京疇不復之其未
九京疇克揚之

知漳州監丞吳公墓誌銘

公諱松年字公叔永嘉人曾祖諱北故不仕祖諱克
故贈右光祿大夫父諱表臣故任敷文閣直學士右
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贈少保母范氏秦
國夫人伍氏宜人公伍出也以蔭補官初主平江崑

山簿監南岳廟由國子監書庫官廷刪定官書成改
秩攝登闕鼓院將遷擢而少師以壽皇府翊善議
出閣事罷去公亦請外歷徽台二州簽書判官聽公
事其在徽州悉力吏治無文士脫略囊篋細碎之意
太守多病予告以公明敏委以郡事吏牘填委或累
月不省者公一日決之如流守倚以重秩滿歸至中
途聞少師病篤捐妻子犯波濤舟人失色公不為動
翌日至家少師一見乃暝台州秩滿得湖州轉運司
幹辦公事部使者知公能文牋奏悉以倩公每一篇
七八者百千小者數語詞意絕人給事莫公濟嘗歎

公叔下筆無一點塵氣何必減江彥章孫仲益時
逆亮入寇湖南餉師粟斛四十萬當遣吏護送懼公
猶請行舳艫銜尾先至師次糧道以濟丞相魏國張
公居長沙望重四海名士輳集獨偉視公每見必促
席相語且勉之曰君不必苦心作文當為有用之學
且與其子敬夫遊公自是盡棄其學而學焉魏國張
公再相薦公于朝及其宣撫江浙招公議軍政公以
國事方急不告妻子而行通判明州太守滎陽趙公
伯圭母秀王夫人疾革委攝郡事公宿於郡盡瘁戮
力事整而辨時有死囚數人公覺其有寃色即呼而

前溫色辭次問之皆號泣曰我海漁也吏執以來日
夜笞掠使誣服為盜公密遣驗問海濱枯漁之肆果
然一日盡釋去郡中驚服先是詔即官舉所知尚書
薛公良時中書舍人洪公邁給事胡公沂直院莫公
濟少卿胡公襄皆以公名聞秩滿造朝丞相陳公俊
卿一見竒之除將作監丞改江西安撫使叅議官時
江西饑米斛千錢公捐俸以活饑民除知南劍州賜
對便殿上勞曰卿勲舊之子也因訪以天下事公敷
奏詳明所陳四事如答天意固民心錄名將子孫草
芟舉試文上甚喜至延平首條三民事一曰差注巡

私須武舉中選或士子曉民事者二曰理訟先逮詞
首三曰商旅不得操兵事皆施行有氓誣其主人以
殺其子者獄久不決公驗問不三日得實又明日獲
其子於建寧蓋氓匿之云民以公為神暇日則召椽
吏與之論文入學校與諸生講經義時薦舉賢人縣
有挾諸公貴人書至者公一不省視語於衆曰薦舉
本意舉賢才及治行而已挾貴而問豈薦舉本意哉
先是郡之材官多以請托隸籍公一不聽一日入鬼
庭大閱許其子弟畢集試其藝能簡其驍勇俄有旨
集諸郡材官詣行在所按試士氣奮甚挽強穿札為

閩郡最第賞減會課三年其郡大治及去延平之民
遮道涕泣為之立祠既入朝執政議以公為尚書郎
上曰吳某治郡有聲朕欲再畀以名郡遂得潭州未
之官而卒淳熙七年二月丁酉也得年六十有二終
官朝散大夫初少師官通判夢一浮屠頽然而瘠謂
已曰帝詔予為而子視其謁云杭州祥符寺及解官
道杭公生焉幼穎悟甫六七歲日誦數千言年二十
三侍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嘔血少師以文名
一世公盡得其學弟三人皆師友公得同薦書而公
獨下第及試策詞科隱帙秘文過目不忘同學如丞

和洪公適給事莫公濟皆推其業之精公風神高邁
談間傾坐超然如唐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
不競于進慤而淡介而通寡慾而有守平居簡出終
日簡編筆硯間遇會心處即書於牖戶為文深厚古
雅有前輩風有詩文二十卷曰江湖集尤友愛於兄
弟從兄御史臺某病草託以死生弟宗學教授某在
閩中篤疾公聞之疾走至其官舍未幾公護喪以歸
力營以葬撫二室之孤不啻己子所至得俸不以入
門不買田宅分以周族親同寮之急與交遊皆名勝
如王公十朋鄭公伯熊林公光朝呂公祖謙尤厚云

初室周氏封宜人永嘉先生行己弟之子也能通孝
經論語孟子諸書與公德對云前五年卒繼室潘氏
亦封宜人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環文林郎前統州
軍事推官璪承直郎前監建安府提領祈司酒庫琰
文林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幼為人後公卒歸其
宗琯尚幼女六人希韞適文林郎瑞州軍事推官周
若鑑希孟適迪功郎前潮州司法叅軍薛澤季蘭適
進士周及次未嫁次適修職郎永州零陵縣主簿楊
長孺次適進士周畢孫男三人洵澥深女四人諸孤
八年九月己亥葬公於吹臺鄉曲山法濟院之陽

周氏宜人祔焉至紹熙壬子二月壬寅復以潘氏
宜人祔其左方予與公初定交長沙中同官豫章公
之子璪晚復與予同官高安大兒長孺因得壻公之
門交莫厚焉親莫至焉公既葬之十二年癸丑四月
璪以書來曰先君未有銘詩微先生其誰宜為則追
銘之曰公叔風神白而長身如光風霽月之無塵公
叔詩文老而日新如日光玉潔而不陳公叔措紳意
行無津如我馬既同而責其趾我車既攻而方其輪
嗟、公叔一吹藜之照而萬斯年之神公叔一去於
今幾春意其上虛空而跨綠駢下大荒而騎麒麟也

耶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一

墓誌銘

墓誌銘

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

淳熙有賢御史建寧徐公子聞之舊矣而願見暮之

遂立朝莫之同也歲在庚子予為常平使者于嶺表

之東公為刑獄使者于其西是秋澤公當當貢士公之

子達試于東漕之有司首遺予書其辭甚廣其意甚

暱也且呼予為同年之兄予答書亦以是呼公退而

閱同年小錄求公姓名而不見至慶元己未七月十

一日偶閱本朝登科記得公姓名甚喜熟視乃紹興辛未榜也蓋前予一榜云不知公何以云爾也豈其知愛之深而誤墨及之耶後七月其子達遺予書叙先契且以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郭公德麟所狀言行來謁銘予嘆曰豈偶然哉予其可辭公諱詡字元敏胄自大唐末五季亂徙建之浦城臨江曾祖諱伯祖諱安常父諱彭年以公贈朝散大夫母楊氏生母張氏皆贈恭人大夫公早棄場屋為詩千百字號散翁事見吏部朱公松韋齋集中曰彥猷者其字也三子公其仲也年二十九策進士授左迪功郎主紹興

之之才謂宜增其所舉之詞曰某人有其能常在某官為某事以知其廉庶不敢欺上首肯之且勞公曰知卿恬退不事請謁是日除監察御史乃叅知政事李公彥穎薦也公初不知明年李公出帥東浙以書抵公曰劉方挺特副所期蓋李公知公以矣屬有詔令朝臣言事公極論時弊數千言其要有八曰正朝綱杜私謁節吏員之入流審正言之聽納立根本以自治嚴守禦以防邊盡地力以揀荒去奢侈以正俗章下時宰不悅公姿貌嚴冷未常以詞色假人中外嚴憚蜀人號為鐵面御史公受詔監秋試有國

子生江先者陳賤願與太學生同試先殿中侍御
史宰浦之猶子也溥以文書諷有司公不容又為時
宰祈不悅遂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至部詔兼攝
漕事時客盜李接竊發前漕臣韓磊請留餉鄂州火
軍錢五萬緡及馬鹽事司錢二十萬緡以給求盜之
費朝廷從之公辭焉請自給主帥盜平以給餉不置
增一秩詔詞曰不仰給于朝廷不支移于臨路接
既擒帥臣奏功而將士詢公因極論有未嘗親矢
石去賊百餘里而得官者其胥曰蔣璘陳正陳永輔
卒劉正至于將臣王圭張麟既克復鬱林又

亦會稽縣簿帥漕泳權臣姻家也託公督租公首捕
府之胥長逋租者二人杖之荷校以徇帥噓默不敢
問陞左從事即移建康府上元縣丞帥貴倨甚府縣
官日趨走庭下公始進見如律三日禮畢獨趨賓次
帥知其不屈乃皆免之公有十論極陳時政利病未
常出於人漕使左司郎中徐公度不知於何見之稱
嘆以為通達國體一再薦于朝後帥韓公仲通每疑
事必諷于公言無不盡頗恃意而卒薦公改左宣
教即知處州龍泉縣宗室子有寓居浮屠者散子錢
漁厚息市民物不耐直有鬻薪炭者數人皆碎首來

許公即分遣吏卒逮捕卒置之法有達官私橋黃柵
水而請官役民者公不可諫之請者惡焉歲飢公將
發常平之廩以賑民丞難之公曰倘有罰吾任其咎
丁母憂除喪中書除監行在樞貨務一日孝宗皇帝
召見時宰席久虛公首論宰相難其人者由職事官
不精擇也今日之宰相前日之侍從給舍臺諫也今
日之侍從給舍臺諫前日之職事官也陛下於用人
之際常苦乏才而不知職事官乃宰相所自入之門
不可不擇也上曰甚善又曰論凡薦舉當以廉為本
六才藝次焉古之薦舉其已行之事不但徵其未

屏化州之圍而賞反太薄化州守臣何偉以數百市
人弱卒抗數千強大之盜保全一城有以見其才不
顧室家守節不二有以見其忠上官欲搜其罪而無
實有以見其廉今不蒙賞而反削籍孰不冤之不報
貶公兩秩吏部尚書鄭公丙訟公冤上遂除公湖
北路提點刑獄而何偉亦復官昇郡又改公成都利
州路復官兩秩又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塞罅漏節
浮費以行遠民之力州縣兩稅往來加歛及粟帛蜀
牧之估皆重公嚴為禁止蜀之大家多偽占多名數
以追征徭至有一戶析為四五十者中產下農實受

其敝公與之為期許其自占得實者二萬餘細民頓
蘇黎州邊事有募其實貴無藝公前後廣輸緡錢凡二
十三萬云改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公所至政必先
學校去西路日盡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百六十
畝以廩成都之府學彭州郡太學劉大臨來告曰生
員滋衆而食不足將散矣公曰此吾職也於是蠲其
州權酷之錢四百萬及官所沒入民田數百萬以給
之公之再奉詔監護蜀之試場公省其場屋之弊至
預泄試題及是夜半鐫板已定公盡易之宿弊頓革
利得皆真儒先公常案縣令楊世若又却前准東總
貢子文子震之私謁兩家怨之至移謗書于本路憲
趙善譽按公聚斂至十餘萬緡不俟朝命而經以此
錢為民代輸夏祖欲以是媚于民而掩其貪暴之迹
上省其章謂宰臣王淮曰徐某能以十萬緡為民代
輸貪暴者能之乎改知泉州歸至上饒改江東路轉
運判官受命一日而沒淳熙十五年三月十有三日
也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議大夫爵至浦城縣
男食邑三百戶公在金陵時帥韓公委公受芻秣之
輸故事芻芻私具一錢公獨不受公卒韓公稱公之
廉而及之客有對曰一錢亦何足辭韓公曰不然積

而計之歲得千緡誰其不愛公在廣右常論奏以為
監司郡守應用之錢曰公使者自有額設今乃于上
供留州之錢肆其轉移無有限制漕計郡計安不乏
而取之乎謂宜第州郡為三等守監司為五等公使
之錢月給當幾何迎送又幾何帶幕帷帳幾何過是
者以簠簋不飾坐公赴利路憲至邛始值俟吏以官
錢贖券數千緡故事里費之外皆應歸中府不啓封
到部盡還諸郡公自為監守郡守帘幕未嘗更造至
興元未久而去悉還于官不留一物所至騶從宴集
言餉悉從簡儉其行部非故事秋毫無所受公性寡

禍然所交皆是名流如陳公之茂莫公濟趙公彥端
翁公蒙之沈公度蕭公之敏右丞周公必大葛公却
最厚晚乃受知於鄭公而李公椿陳公君仁在焉所
敬畏者范公仲主胡公晋臣公篤于宗親周恤中表
自廣右還 葬者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性嗜學陰
冬寒涖焚膏達旦尤邃于經熟于左氏春秋西漢書
酷好資治通鑑所居不庇風雨日哦其間人不見其
喜愠自蜀還蜀貨無一物唯載書百餘篋有詩文奏
議經解八十九卷目曰東野居士集藏于家公配陳
氏繼金氏子男二人達文林郎新監台州黃岩買納

鹽監逸迪功郎前監常州納義倉女二人長適鄉貢
進士周端書次適進士楊楫孫男三人損之將仕郎
餘幼孫女二人亦俱幼以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葬于忠信鄉新興里之夏材師姑原銘之曰
靡予其為流矣涉弗道規乎其為運矣驚弗進頑
徐公單為抗而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予其速
惟金玉爾身嚼然不塵以對古人

蕭希韓母彭氏墓誌銘

予友蕭希韓久不見忽衰經謁予請曰森不天幼無
父今又無母痛極不知所報今以某年月日葬吾母
於某鄉敢介外弟王城所撰次吾母行狀乞銘以掄
諸幽唯裁哀之子曰諾夫人彭氏廬陵鄉先生伯莊
之女潛溪先生蕭叔展之孫婦進士彥續之妻也彥
續諱唐卿其宗貴而大郎所謂兩御史之家者也唯
潛溪舉孝廉不就其友曰孔仲武文平仲潛溪少時
文名與之相頡頏既歸隱武仲高之為序其文集有
歎慕不可及之語至希韓文學凡幾世矣而未有顯
人天其或者大其源以溥其流是在希韓乎惜也夫
人能教子而不逮於有就也夫人以某年月日卒年
若干銘曰耿然夫人允而且仁迪子以文其疾其勤

既曰疾只曷不壽只曷不諏只有吳幽

曾時仲母王氏墓誌銘

予為童子時從先君宦學四方其去其歸先君必造為祈謂曾表民者每過之必見賓客室盃酒淋漓叫呼大笑以為樂予是時雖幼聞將過表民則心獨喜蓋表民之好賓客至能使童子喜之予既仕而歸里中問表民安否或曰嘻死矣問其家生產作事如初否或曰嘻貧矣問其子孫才不才或曰其孫有行中者以文學名其里中之人稱重之不唯文學也其死其族謂之曰汝有父莫之饋養且汝年長矣盍

如唐德宗所謂民俗有急或乘凶而受室焉行中大慟曰吾獨以吾父故不敢死吾又恐為此哉其為行也孝矣不唯文學也予曰表民有後矣今年行中來學于予林父麻陽縣君之門予始識之叩其自如予所聞因問謁予曰吾母將葬敢以銘累矣予曰賢母宜銘夫人王氏廬陵人表民次子紹榮之妻也觀曾氏之貧則知夫人能傾貲以奉其舅之賓客觀紹榮之能教子則知夫人之有助觀行中之文行則知夫人之賢至于撫紹榮原配朱氏之一女如己子館置親戚之不能自存者于其鄉而葬其死而無歸者皆

夫人之懿也夫人年四十九卒于乾道二年五月六日
日後一年葬于儒行鄉福田之原蓋今年十月某日
也生四子行可行已行義行中其次也行已文學亦
為時輩所推女二人銘曰 閨閩淵懿婦道則盡于
詠于弟有聞母德則煒于文夫人有子 起夫
人死而不死

羅元通墓誌銘

元通姓羅氏諱上達廬陵人其先以五季之亂自豫
章徙也曾祖輯祖仇皆不仕父紱字天文以儒學文
行師表一州常貢上春官不第以仲子左奉義郎安

仁縣知縣上行進秩右承事郎元通天文長子元通
以詩學名家授徒數十百人自三舍盛時有聲庠序
如澹庵先生胡侍讀者皆其與遊也蓋一時同硯席
者光顯矣而元通猶在場屋至紹興癸酉元通年五
十有八始與子維藩同薦名又三年元通再薦名又
三年其子維藩維申維翰俱薦名又十年維藩維翰
同登進士第吉語至而元通之死旬日矣元通事天
文至孝天文貧而好客每客至置醴餽之客至必盡
歡容既去天文視元通一寒不可忍蓋以衣為食也
元通卒不自言天文嘗以非罪繫獄黷貨不厭將

以重効元通遍走親友稱貸以脫天文于罟獲中
元通年逾二十未有子天文曰吾兒孝而無子無天
則已建炎之亂里中盜有號李賊者執元通必欲殺
摩其頂將麾刀矣而其徒有念元通恩者免之未幾
賊敗有縛李賊來獻者請甘心元通一笑付之元通
性慷慨以義自任如廩給族兄之老貧者曰子正曰
忱叔救焚築室以居其強者曰左龍德疑收其故人子貧卿葬其親戚之
且失學而教育之者曰左龍卿葬其親戚之不能葬
者曰李懷忠李晞祖之母羸糧以適致里人之孥者
曰劉生蓋不可勝紀也元通年七十有四以某年某

月日卒初配李氏士族平安國女也繼室李氏靖州
通判章之妹也繼世之李名為羅氏之孝婦一子二
女皆其新生長女適彭舉次適丁南隱孫男四人瀛
瀛浩沂孫女二人元通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日葬于
某所其孤維藩以書抵予曰子于先人至親也非子
莫之銘萬里乃銘之曰 學周于身孝周于親義周
于人元通之伸才不于賤謀不于國有狄不白元通
之抑不昌其已以昌其子元通之傷元通之喜

曾正民妻劉氏墓誌銘

夫人劉氏故太師楚國公諱抗之曾孫韓王諱普趙

氏之甥祖諱瑄知滑州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父諱
至將仕郎世為吉州永新人夫人九歲喪母伯父徽
猷閣待制公澗以為已女及笄擇對于客賓州錄事
謝唐臣唐臣以故人零陵令之子今惠州文學曾君
敏學對故歸于曾氏夫人廷事零陵公執婦道唯謹
其姑劉氏今年九十夫人每謂妯娌曰勝日不為樂
以娛老人顧嗇于財乎故其姑特愛之文學公壯而
老于文老而壯于學館士教子夫人主膳羞必躬必
飭其門填然未嘗無人其室落然如未嘗有人秋毫
無所累于文學公業專于學芳聲美績則夫人實使
之外家死不克葬夫人葬之其兄仲修之子得聞幼
孤而無歸夫人教之塾而畢其娶乾道戊子男三省
舉于禮部文學公亦以五舉恩謁集英奉大對夫人
謂三省曰而父無過非而薦名不偕而行不可不勉
去年冬十月晦夫人病且亟恐傷其姑之意力疾起
坐如平時九十日而歿其姑驚慟曰吾婦無疾何漸
之遽得年五十有一子男五人三省三恕三顧三協
三達皆力學女五人長適簡璿次適李良佐餘未嫁
孫男三人尚幼今年歲在辛卯二月丙午葬夫人于
某縣某里某山之陽將葬其三省以簡璿所論次夫

人行狀來請銘，曰：懿厥夫人，異姓王之甥，大丞相之孫，靡扶其門而淑于嬪，方昌厥家，不昌厥身，柰何乎夫人。

鄒應可墓誌銘

應可，鄒氏諱定，應可其字也。豫章新興人，曾祖廉祖，積皆不仕，父彥昇，以應可贈宣教郎，母盧氏，封孺人。應可自幼知刻意讀書，年十七見府帥大丞相趙公，其驚異之，紹興乙丑登科，授左迪功郎，臨江軍司戶參軍，歲餘，廣東帥王鉞羣為屬一歲，宅宣教府，若憂服，除授河南安撫司屬官。時溪蠻楊再興寇武岡，全

永郡數州，朝廷命統制李通討之，軍帥檄應可饒師數月，再興就擒，唯益溪牛皮黃李三砦恃險不下，朝廷命部使者選精幹為蠻俗所信者，招徠之，咸以應可。應可書同列危之，應可以單騎直抵窰穴，群蠻以兵迎之，應可宣諭，朝廷威德，蠻首悅，大盃斟酒為應可受壽，應可飲之不疑，一舉而盡，羣蠻感其誠，驩呼拜庭下，曰：吾屬無慮矣。於是相率就降者一千三百人，溪洞悉平。應可不言功賞，亦不及秩滿，授永州軍事判官，全州兵劫太守為變者，郡兵皆撼心動目，永州卒亦相挺之，太守召應可計事，應可即招其勇。

而有謀者諭以禍福以離其黨擒其渠魁白郡斬之
餘悉不問衆遂肅然零陵之民至今德之同薦者十
有六人改左通直郎知潭之湘鄉縣一日有寇數百
人驟官吏及濠民四走闔邑震恐有白應可以家逃
者應可叱之曰百姓視吾為動靜吾動則一邑騷然
矣衆知應可不去乃少安于是應可身率兵郊禦之
相持兩晝夜寇不能入而去尉捕良民樵牧者數輩
送縣欲煅煉為盜以希賞應可問囚非是盡釋之尉
大怒訴之于州：移書責應可應可即趨裝曰吾以
一身易十人之命不亦可乎既而獲其盜尉大慙未

幾以疾馬祠去官疾愈以奉議郎知隨州隨縣疾復
劇以乾道庚寅六月初七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
應可娶張氏追封孺人再娶胡氏封孺人子三人宗
愈宗旦宗甫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成忠郎監南岳
廟趙善欣次未嫁應可為人孝友質直表夷裡方色
辭恭溫可近而親義所不可堅執不倚衆不敢為奮
以直前學深文古其詩特奇其字法自徐師川上沂
魯直以趨少陵戶牖不數也有詩集若干卷予與應
可皆江西人且嘗同僚於永州權甚其子宗愈以岳
州通判陳友直所狀應可之行來請曰先人與子最

故納石土中子又奚辭則銘之曰應可之詩其誰
莫珍應可之才其卒莫陳莫珍匪人莫陳匪天能使
不陳胡能使不傳

夫人朱氏墓誌銘

夫人朱氏温州瑞安人也處士諱俊之女林君文質
之夫人長溪主簿願叔之母也夫人事父母以孝聞
及歸林氏為冢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逮事祖姑陳夫
人陳春秋高齒落盡舅嬰末疾母子飲食異嗜夫人
治庖食上二老各為之庖調膈重陳夫人忌勞姑馮
夫人性勤以嚴日以昧爽興視家政夫人盥櫛已輯

事以待馮既老有幼女最愛念託之夫人夫人與同
卧興補綴必躬既長及笄飭勵勤劬德言容功不特
以今唯古是若辨裝歸于陳氏遂為賢婦每懷夫人
必曰人有一母吾有二母處士既歿貧不克葬夫人
言涕俱出謂林君曰吾父母未葬尚以生為竟傾貲
以葬焉夫人初得二子輒失之懼舅姑之傷乃養張
氏子曰義叔後十年夢遇三男子田玉雪娟好累々
若挽衣不釋者欣然挈携以歸已而生願叔滿叔賁
叔云願叔以護作戈船功授承信即轉承務即先夫
人而卒賁叔舉進士中第義叔滿叔皆肄學女一人

嫁夫人弟之子伯山孫十人七男三女皆幼夫人年
六十三乾道六年三月甲子卒後一年三月某日葬
于邑之峴山賁叔以同郡陳傅良之書來請銘于廬
陵楊某銘曰 親恙靡已何敬弗弛曰予孝子忍瞑
記孤何誼弗渝曰予丈夫宜弛而懋宜渝而否乃有
此婦子兮方騫母兮下泉彼蒼者天

劉處謙墓誌銘

乾道八年十有一月五日里之滄實來得全以友劉
彥純書謁予請碑劉處謙之宅處謙之行彥純所狀
處謙與予方懷好音遽攬其訃沈若以悲不于予徵

予猶碑之况彥純言耶處謙諱大有其先曰瑕守安
域卒母魏夫人徙於浮山遂為吉之安福人曾祖某
祖臣忠父仲陸皆不仕處謙于書無有不讀魯經漢
緯直至虞初通貫鈎索既飲既酣學林幽々我則宅
之人筍以篋我筍以腹吐為厥章博麗歌劇鞞而敷
蔡有蔚有煌三詣太常輒觸報聞將逕入 帝闈祇
奉大對展布其蘊不幸死矣蓋七年二月十一日也
年六十一配郭氏男曰夔績一女未嫁孫男二人挺
振孫女一人皆幼處謙孝友天性少而喪其母歐陽
夫人事繼母蕭夫人宗族後生不知蕭之為繼者也

伯元亮季兄偉先卒處謙葬之亮之子曰寵曰宇弱
不樹立處謙扶之偉之子曰衡曰大猷處謙多遜土
田以畀之大猷受業有聞遂偕計吏仲元樞有女擇
對處謙以妻吉水名儒桃源縣丞李次魚直卿處謙
有文五百篇曰遜齋野錄將葬夔以筵筭卦之瑩得
黃石岡壁日得八月庚申銘曰 有傾其客有介其
躬有涵其中為澤為調不雨不川其人其天

羅元忠墓誌銘

昔予自朝列乞外得請祠出關觸熱至舍則移親故
曰亟欲相見或 其可然予心耿念元忠至親誰

能待秋偶入州府元忠在焉一見握手相勞苦各自
慶非所圖也猝而別元忠歸頃之以病告又頃之
以訃告實淳熙元年十月七日也嗟乎痛哉使予
與元忠各不入州府已失此一見庸知此見乃死別
也耶元忠羅氏諱尚義元忠其字也廬陵人曾祖輯
祖仇父緋字天文元忠天文之季子也羅氏上世皆
穡于業變而儒自天文始天文以下子夏詩學為宗
寧大觀學舍師表以仲子在奉議郎饒州安仁知縣
上行追秩右丞事即元忠自束髮與伯兄元通仲兄
亨元從天文入郡庠父子兄弟聲光有煒既而友兄

三人俱薦名書元亨擢元忠老矣無遇於是捐舉
子筆硯還山治生如計然白圭之為者濫觴一簪其
究千金與武岡太守羅欽若常德通判郭仲質族于
廣西轉運主管臣齊為丘壑交一觴一詠容與事外
想見其風流而元忠特為談者魁滑稽玩世舉胷中
百家書傳畢以資滑稽聞者絕倒而元忠凝然也每
恨曰使吾與蘇東坡劉貢父並世未知誰執談圃牛
耳其視一世若浮雲獨于教子不遺餘力歲以家入
之半聘名士為子弟師可望與字皆以文有雋聲既
薦名元忠若慰意曰士有材當為時用我山林人也

勿履我轍然後士大夫始知元忠非滑稽者得年六
十有八配李氏有淑聞子四人才愈才望先元忠卒
葬元忠者字與采也一女嫁文士劉一德孫男十人
後一年某月日葬于某郡某山之陽妹壻楊某哭而
銘之曰 矧然元忠眇視太空梯視鼎鐘卷舒河江
平古其滂知彼東方雖犖金匝歛包塗泥其將疇知
有渟弗流靡變井秋歛胃之麻

前代市...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三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三

墓誌銘

鈐轄趙公墓誌銘

公諱不獨字彥親湘安懿王四世孫也... 贈太師潤王... 父仲癸贈少師莘王父士譚贈武勝軍節度使公自總角儀觀秀傑端重寡言以五月五日生莘王每异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以蔭補左班殿直政和三年授成忠郎添差西京永寧縣酒稅建炎元年光堯登極轉忠翊郎二年以京西北路制置

司辟命權知西京永寧縣事兼總轄軍馬時胡騎南
侵所在盜起永寧當賦衝公毅然以維城為己任繕
修戰械峙糧立壁振作士氣屢立戰功鄰邑相繼不
守公竟獨全 紹興三年內外沮絕西京遂陷公與
弟不庶不忙率公族及鄉里豪傑各塹山為砦以拒
賊來則禦去則襲一日偽齊步軍大尉王勝大軍倏
至遠近振擾公挺身與戰屢捷七年糧盡 絕勢不
能復支遂率所部數千人南歸 天子嘉歎賚予優
渥特轉四官令吏部授優異職未幾轉武節郎又轉
武德郎授建康府兵馬都監制曰趙某忠義可嘉又

曰以勸臣節公在建康威名焯著盜寇屏迹留守晁
謙之倡清公間論薦章交公車轉武功郎歷撫吉南
康臨江兵馬都監官吉者再公屢總材官習熟李法
操切吏士威信斬一匹馬夕榷獄市寧一偷兒相戒
曰是嘗赤手撫虜何可犯也三十年轉翼大夫衡州
兵馬鈐轄 上即位轉武經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
後轉武節大夫吉州兵馬鈐轄再遷武德大夫
光堯聖壽七十湛恩轉武功大夫 公 帝王子孫
而少歷行陣精騎射善用兵孫吳之書口講心計洞
建竒正沈涵策謀臨機料敵冰解雪釋每誦賈生語

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請必繫單于笞中行說輒太
息北向髮上衝冠及南北罷兵公亦老矣戎馬之氣
既以詩書群居燕閒黃帽野服投壺奕棋一觴一詠
市書克棟用訓子弟風流文雅翩翩佳公子也天性
仁厚方在洛金虜祈過必屠遺齒橫道公見之躬取
藁裡掩之雖在兵間不忘愛物嚴不重傷勝不多殺
晚喜浮屠昉爽盥漱清坐齋如浦其詰必萬周

淳熙三年九月辛未卒享年七十三十一月某日塋
于吉州城北理子山女冠平之原配徐氏累封安人
男善溥東義郎兼潭州南岳廟先公卒女二人長適

成資郎新岳州平江巡檢管鑰次早世孫男四人長
曰汝弼承節郎新監潭州南岳廟次曰汝諧汝賢汝
翼皆以公蔭補官孫女四人長適李純次許嫁徐淇
王珏王希尹汝弼以公族子善溥所論次行實來請
銘：曰維嵩之蒼維洛之茫鞠為秋香趙公之胤
不粒不兵身作之城有倬者節有煒者烈日光玉潔
位不公侔名不風休詩于茲丘責彼栢楸

鬱林州教授毛嵩老墓誌銘

嵩老毛氏諱惠直其先三衢人八世祖侍御公為吉
州太守道出吉水之龍城愛其佳山水官滿家焉歷

四世而生九舉九舉生綺、生理俱不仕理字平國
生二子季曰惠明長則嵩老也平國性簡淡落然與
世若不相接以是家窮空嵩老少長強學授徒以業
其家于是親若弟始忘其質平國死惠明亦早世嵩
老字其孤終身嫠妹孤甥然無婦嵩老皆聚而衣
食之嵩老既壯文名彰施再貢于鄉登進士第授左
迪功郎主郡武縣簿太守以嵩老儒先厚禮之光澤
縣令某以非罪繫獄部使者命嵩老往鞠之令懼不
能自白使祈親語嵩老願毋周内保文嵩老笑曰祈
坐有無在彼祈當輕重在令甲我何預焉既至取其

獄閱之皆文致調辭也即平反之用薦者授左從政

即漢陽軍漢州縣令縣故荒圻又承兵亂公私赤立

嵩老畢力撫摩民得少蘓

尉有獻培克之策嵩老

謝不納尉懟甚思所以害嵩老者夜遣卒斧縣庫盜

官緡錢事覺跡至尉所人謂嵩老将甘心必痛繩治

株連及尉嵩老曰吾知求盜爾既得盜又何求太守

某黷貨諸邑爭剝民以啗之嵩老獨否守怒求嵩老

罪百端竟無有然誅貨不已嵩老喟曰股民以自安

去官以安民兩言決爾遂引疾上還印綬漢川之民

遮留莫可既去俸之未給數十萬錢嵩老曰吾棄官

尚言祿漢川之民至今思之授鬱林州學教授以
上登極恩加左文林郎鬱林瘴癘地士不知學嵩老
曰人謂教官無職事育人材非職事耶日入黌宮為
諸生講古今 聖經賢傳口授指畫士得所宗始競
于學中州文風 嶺不隔而嵩老不幸死矣蓋
隆興二年七月十有三日也于是嵩老生六十九年
矣嵩老於鄉黨其族親之貧不自振者子弟之弱不
樹立者可教之不可教者覆灌之嵩老 俵以就
其才安其家者豈少也 類負嵩老嵩老不怨不悔
亦不改為初配張氏繼娶羅氏廬陵名儒大文之女

有淑德既歸嵩老傾橐中裝治生相內之政不以毫
髮累嵩老男二人良臣良弼學有雋聲方 而未已
者也女一人適進士曾晞說孫男三人長曰靈運餘
未名嵩老既葬良臣尋卒 乾道辛卯八月某日良
弼改葬嵩老於等岡山之原先事移書走都下次左
從政郎吉州錄事參軍謝諤狀來謁銘某與嵩老有
連習熟其賢 銘曰嵩老之仕其征無車嵩老之沒
其壽無廬嵩老之廉其獨無俱矜彼之腴吟吾之懼
後千斯年淮之潔汙老驥斯殖亦龍其駒其超驥超
如此其昌乎

故承事郎通判鎮江府蔡公墓誌銘

公諱禕字子東莆之仙遊人曾大父諱襄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稟旻宣義郎贈少傅考諱仲左中大夫贈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公其長也公以門子為將仕郎尉台之天長郡守畢良史林之羅致幕下頃之宅憂免喪尉台之寧海邑多盜皆數于海晝則魚潛宵之虎寇公以嚴治盜發輒得境以清寧洲上功狀授承務郎知池州貴州縣貴池於邑為劇公更平寬邑人宜之然不可干以移大官要人為姦利者噤莫敢伸庚寅無秋江淮流民道殣相望元夕守欲出遨符縣張燈公曰此遊觀時耶竟不奉教大江之瀕因渚為田議征其畝州縣奉詔並緣侵半朝廷知之乃命有司歸田於昨除租於官適議臣為部使者沮格成命公爭不可力請於朝以南卒被上賜使者怒欲當以重劾爬羅癥疢毫毛莫得也居二年弟沈給饗江東公以嫌引去除通判鎮江府未之官乙未冬得上氣疾明年正月疾革命其子戡武曰譚豎先崩也我死葬焉庶幾從先人于地下疾少間家人咸喜公忽屏醫藥曰我生止今日爾乃盥櫛更衣拱而危坐隱隱聞鼻息聲條而逝實丙

申丙午正月二十九日也時年五十六官至承事郎
諸孤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公于武進縣懷德鄉
譚公命也公性闡毅明幼所佔嗶菴而不忘毅禎
其資則天事親慤孝見利琴瑟縮嘗曰富非吾志姑
紆吾貧有田二頃歸耕何卜先是光祿以清白遺后
之人不事生業而公為吏猶且廉歷官半世而在官
之日僅五稔故其家貧甚衆指數百自奉甚薄寧窮
不一折節人不堪憂公晏如也既歿家垂橐諸孤以
賻布棺歛焉公表方襟闊粹溫成春善與人交一見
傾蓋人自以得公重比其歿也莫不傾涕公娶方

氏封孺人長曰戲覃思道學下草超詣舉進士甲科
授簡三館誦言水旱所召上嘉其忠擢秘書省正
字因賜對極陳士大夫敢言者非好名乃愛君善類
怡焉今為承議郎新知道州次日武績文應進士舉
女六人長適進士鄒彥謙先公卒次適廸功郎新德
安有應山縣尉孫敏問次適通直郎知江陵府松茲
縣張稜次適張元煥次適胡堅次尚幼孫男一人康
女二人丁酉之夏某來守毘陵戲以戶部尚書洗所
狀公行實來請銘某雖不及上堂拜公而與戲
同朝甚喜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士無功愚惟珍爾過惟疾爾諛蔡公卒瘞不寧其軀
本有初而祖君謨其貞如玉公其肖諸不齋而茶
不利其孤宜壁而軀靡究其塗而嗇其攄之厥聲則
都

王南鵬墓誌銘

南鵬諱詡世家廬陵之宣溪蓋其先仲舒觀察江西
其子孫有家焉者其列為宣溪之王云南鵬兄弟四
人其長邦英業儒得官南鵬蚤游庠校有聲射科未
有就逢靖康之亂兄弟奉其親轉徙兵間亂定南鵬
年已逾壯乃得一官非其志也因棄去歸隱故山老

焉乃傾厥家市書萬卷開館百楹夏誨子弟爰來去
友晝趾其寶森裾織壺觴淋浪高吟大噓夕耳其
牖經聲史音味歌千禮既飲既酣南鵬角中野服道
遙是間送鴻揮絃其樂無實舉壤山林凡四十年其
或秋罷人道厥糴我廩我國傾倒既竭縮估不羸氓
泣其仁昏友族親以宴來歸乃克乃求不懈益劬里
有狡焉非意我干匪校伊愉彼則風休狡自罟獲既
沾于洙或急于余盍戲之乘我畀之哂作是慧者南
鵬 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二屬續不
亂猶進子孫教訓以善言訖而逝以淳熙二年正月

二十三日葬于宣化鄉山塘之原曾祖贄祖居父翊
初娶樊氏繼室劉氏二男秉直秉國女適蕭汝稱孫
男十一人揚名厚揚祖琳芻揚善揚仁揚烈揚武揚
庭揚輝女五人曾孫男十二人女十四人夫人二子
一女皆先卒秉國補登仕郎厚琳芻皆預薦而翊再
上余皆學蓋方昌而未已也萬里舊聞秉國有父風
而琳又有一日雅琳父子以從政郎

侯盛所論次南鵬行實來謁銘 與國軍教授李

之中不匠而槁雪霜雨風茁是徐枝既灌既繁孔秀

孔妍遷彼景山宣溪之上其家方碩謂淑不天盍覲
斯石

蕭嶽英墓銘

公諱許字嶽英蕭氏其先自唐丞相復觀察湖南其
子儉留家長沙六世而徙廬陵其後武寧令霽子煥
國初徙白沙今遂為吉水人自定棊與其孫服相繼
公為御史 聖公之曾祖汝寶為將作監主簿蕭氏
遂為廬陵大家公服之從孫也祖公謹不仕父昂以
公贈承務郎公七歲知屬文鄉先生李端臣一見期
以偉器年十二三有聲郡學三舉於禮部不第今

天子嗣位慶賴海內公特奏名授將仕郎公事親無
遺恨獨恨親不及祿養既受則喟曰白頭非折腰具
于功令筮調者六考老馬則爵父母吾得藉手下泉
其可初調監常州犇牛鎮犇牛中切邗甸外通疆場
行李還往空道攸出大農之供歲五百萬大賓儲待
則又稱是踐厥職者聞罷自免非則懦凡二十輩
蓋廣出狹入官吏並緣剝市利虐取苛留征商其
咨問適以逋官用告遺公既廢至搜蠹剔弊白之郡
將自詭剝磨稅外乾沒固不滌除曾不旬時商旅走
集初年增至千萬明年二千萬人明年乃三千萬時

北鄙有與天兵濯征虎符羽檄夙宵崇降塗出毘陵
州不乏與犇牛焉依葉丞相衡實典是州嘉公之才
論薦于朝乃移公為無錫令奏令為真會公秩滿力
請解自以犇最增秩從政即監潭州南岳廟戶部
接近比懋賞符州錫錢四十萬百公辭不受嶽祠秩滿
調全州清湘丞改常德府武陵丞官期至公雅不欲
之官別諸老于朝上有旨以通直郎致其仕
淳熙三年春光堯慶壽恩加奉議賜五品服故事
仕而告休者半其俸太守檄鄉郡廩之公辭焉是歲
十一月朝廷有事于南郊大賚臣庶公以藉列遂

得追秩考妣如公始願則欣然曰吾志畢矣奏牘既上未幾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方子孫侍疾涕泣不止而公神氣清爽顧曰吾無一物以遺子孫平生所學獨得中庸二字今以遺汝言訖而逝公嘗客臨安同舍多鄰曲前有縣令楊元舉病篤衆皆棄去晝夜佐其子謁醫元舉死又助喪周其緩急其重義類此公配 氏先卒賜孺人男一人特起女一人適進士李祿孫男六人特起將葬公於吉水墨潭之上以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之狀來請銘于某銘曰邈隆之階何聘非瓌何斲非材岳英之才而不逢哉水墨潭

以實閱叔周躬行田畝悉為正之使得甚均吳人德之婦日野夫羅拜于道有具香火送叔周出境揚州帥向公子固馭吏如束濕獨樂叔周之賢將首薦焉時錄事參軍施興祖且更盡而薦員未具請于向曰今歲止一牘將薦從事李君媿不君及叔周在傍亟曰願先薦施向以為長者從其請施以是得先改京秩吉之材官以主將培剋一夕潰議者欲調外砦兵捕之叔周曰此輩非有撼于州郡招之則定激之則叛郡守葉公仁用其計潰者果歸民用不驚安化舊令逋府錢數百萬既辭滿羈縻不得去叔周曰帥

張公孝祥願解縱代者當庚所逋張公高其誼代者
即解既而沈公介代張公有不悅于張怒及所
與有攝尉董邵者以私謁不遂譖叔周于沈叔周自
免去饒調興國未之官而沒初正議歿時家有餘貲
叔周既仕悉以委諸昆弟不吝一錢也嘗攝楚州實
應尉通有旨捕淮北逸寇甚急叔周獲四人詔加官
一列故事選調有武功受此詔者即為京官叔周曰
以一人命為功吾不忍也置而不問及以薦改秩叔
周曰吾不奉詔今亦改官叔周有雜詩百餘篇皆慷
慨憤激一忘不忘君之語初娶劉氏繼趙氏皆先卒

之曲堂斧斯魏松栢斯懷疇不永懷

李縣丞叔周墓誌銘

叔周諱逾叔周其字也李氏世為水人後徙洛以
贈少師諱章者為曾祖以贈少傅諱百朋者為祖而
左中奉大夫諱元孺之子也中奉累贈至正議大夫
叔周年六十四卒于從兄迎明州通判之署積階至
奉議郎而所更者通仕郎從仕郎文林郎承直郎通

直即終官知贛州興國丞

而所更

者監秀州華亭稅監秀州酒揚州節度推官吉州軍事推官知潭州安化縣靖康南渡叔周為虜所得屈叔周使拜不可且曰吾家世荷國恩可為虜屈虜怒擊周首流血且死遇天雨得蘇其任華亭稅以父憂不赴其任秀州監酒日叔周被檄視濠州行民田中間所生日監司圭田也吏側目搖手不敢以濠聞叔周曰水潦為患上供且應復况圭田乎盡復其租常平使者鄭公某聞而竒之又被檄覆視平江府經界時立法嚴甚胥吏鄉正並緣為奸高下定賦不子男四人長天次純綸約女四人長未嫁卒次適朱備及保義郎黃良能及進士楊楫皆趙出也孫男二人火中大昌叔周卒之日無田一畝無宅一區其柩旅殯于霍川其子純無所於婦以叔周嘗官于吉其所甚愛者且趙夫人之墓在今居焉純將返柩以葬于吉之馬岡山趙夫人墓之左明前期以吾弟楫之狀來謁銘曰獫狁方獫列顛不折讒夫豈多平陸九河無晦可耜無錐可置斂孫子將焉寘此羈忌之魂歸哉丘墳哀哉後人尚享其屯

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維字子綱姓陳氏鎮州金壇人也曾祖考元朝散郎致仕贈朝奉大夫祖考廓登進士第朝奉大夫提點荊州路刑獄公事考咸登進士第終文林郎

知真州揚子先生早失怙母蔡夫人殿中侍御史蹈女也念陳氏孤未樹立勵節自苦撫育訓誨年十三游鄉校試藝輒最譽聞藹然諸老先生愛之曰幸哉陳氏有子紹興丁巳方與計偕數試禮部無遇子從古幼而穎異先生嘆曰吾有志無成、吾志者必在吾子為從古求師至鬻別業以行束修人皆難之從古既策上第先生喜曰吾祖孫射科三葉矣何必我晚乃以息主官信州弋陽簿竟不赴隆興甲申從古既籍朝列先生于令甲當行封曰吾老得其一官祿不能及親今先自及安乎奏上輒止先生讀書不

專史科扶劇根株搜索源泉尤邃於詩孤淡古雅逼
追陶柳一時名士如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張處文
皆忘年友故養直嘗稱子綱好古博雅所交皆知為
天下名士云

先生急於拯物瀕死不疚不侵然諾聞人一
善躍如以喜然資素剛是非有昭無聾理所偏
者昂貴必爭毅色正辭折忽其人鄰曲有競必就而
正決以片言靡不悅服蓋其素履服仁食義身中微
墨言中矩矱人皆諶之非一日也金壇之征執殺有

有耻不病輸而病不均先生曰我乃無田言之無嫌
倡邑之人白之有司復除十年太守寶文閣學士劉
公子羽以善謝先生曰見仁人之用心從古始尉富
陽迎先生就養邑有點胥受賕獄某縣令所憎欲瘦
死之先生諭從古使力爭胥竟免有中人倚勢漁牟
學田租從古欲直之質諸先生先生曰當官而行何
畏焉從古以獲海盜當改秩先生戒之曰以盜得官
前輩不忍汝其力辭先生雖布衣善論天下事每從
容商確今古成敗利害如卜筮筭如秉燧火位不才
侷士者喑之先生恥言利家徒四壁併食易衣妻子

愠見先生泊如也家無長物惟藏書數百卷先生嘗
自贊曰貌乎槁癯形乎侏儒外褊忤物中空洞而無
偶至于為人之所不為而不為人之所為庶幾古之
愚者歛暮年深詣理學得喪死生如覺言夢琴然不
能入其中既疾子孫在旁則告曰吾必勿起吾所藏
書勿逸儲勿愼于鋤以淑而軀言畢坐而逝云享年
若干先生娶談氏大理少卿知柔女也生三男從古
承議即前差監行在左藏東庫學古稽古俱舉進士
一女婦中書舍人張恣之子興宗孫男六人伯震仲
巽叔謙伯恭季咸季益孫女四人先生之歿以隆興

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葬以乾道元年九月十四
日其兆在縣之唐姿鄉茂成村楊子府君之墓側後
十五年從古書先生遺事泣以告其友楊萬里以銘
屬銘曰 之德之學古彥所作播其詞風其詩
麟臥弗馳十駕先之彼群其飛覆此之唾弗對弗咨
與古而嬉不姑乃至亦不毀于牘卒完其璞以對于
先覺觀我于庭乎而其蘭其芝其茁齊伯也最怒
是居其父方垂天而翦或與其宇

胡英彥墓誌銘

澹菴先生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仁濡義染丕變大

江以西而其宗族家庭俊茂尤角立其好學刻深屬
操清苦克肖先生者猶子英彥也英彥諱公武年十
三為黨庠春秋弟子員一試出諸先生上郡博士汪
侯劉夙舉之吃也招為春秋師以風學者英彥覃
思經訓鈎沈密出入百氏洞視根穴至論道原獨
謂求聖道當自論語始以韓子始孟為非是乃取賈
誼楊雄李翱等解為集注論語若干卷傳以新意
自鄭康成王肅馬融之外史漢所引臣瓚顏秘書輩
所注釋闕文異義靡不畢萃成一家言今參政周公
甚愛其書為之序性嗜文尤工於詩其句法祖元白

而空蘇黃追琢光景繪事萬彙金春玉應山高水深
獨造其極晚日號學林居士澹庵先生賡符讀書城
南韻以勗之蜀人何子應亦寄以詩而予二嘗為賦
之云其論文極不苟如范浚明尤所厚者嘗以書與
之上下其論往復千里歲在癸巳嬰木疾自是沈綿
無瘳後六年卒實淳熙六年十二月晦也享年五十
有五有詩若干篇詩話若干卷論語叢書三卷又集
音二卷文集十卷注蘭臺及淮海詞各若干卷曾祖
諒故將仕郎祖方中父宗古皆隱不仕娶劉氏故丞
相楚公沆之曾孫男四人楮槁柅柅皆志學女適劉

德術鄧執規次許嫁蕭景衡餘尚幼裾將卜葬英彦
於某所其兄箕狀其言行來謁銘曰嗜古入骨
瑀句得髓不爵不齒竟以窮死既獲乎此又覩乎彼
不曰責天無已于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三

誠齋集卷之一百二十四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墓誌銘

羅彥節墓誌銘

予既退居杜門避喧鄰曲有竟歲莫予覲者一日子
故人羅如圭羅惟一羅孝廉羅子潛相與闖然刺啄
予方及新雨執蔬亟攝野服迎之坐未定四子起拜
且請曰如圭輩將有求于先生固不可以勢利求所

不幸死不死邊惟先生實

哀之予曰諾彥節羅

其姓如松其名彥節其字也世為吉州廬陵人曾祖
安祖稷父緯皆不仕彥節未冠而喪其父其姊妹尚
強祿彥節辛勤當門戶仰奉母夫人彭氏俯畢弟妹
婚嫁初彥節之父經國兄弟五人皆早世曰廷璋敏
仲和叔皆無子曰仁仲有子三人經國有子五人祖
母嘗有命以二孫繼絕分田惟均既而有難之者彥
節曰使其父叔不祀而以田自畀於心安乎衆而
後定彥節有妹嫁里之人彭忠卿忠卿黨惡抵憲網
彥節傾囊脫之未幾忠卿卒彥節養娶妹于家未

幾亦卒彥節又葬之撫其孤甥如己子焉彥節每
獨處一室書不去手顧以自少得疾亦不苦心讀文
疾如圭輩問之謂曰頗憶邵氏聞見錄否彥節笑
曰得非謂尹師魯事耶聞道夕死聞見錄云乎哉卒
年四十二族叔父价卿哭之曰此里中之瑞也今已
矣夫彥節娶彭氏二子曰廉曰度四女未嫁以某年
月日葬于某所彥節之弟曰如栢者喪彥節服衰麻
以報云銘曰穉而孤只冠而痛只強而殂只天莫
呼只人其吁只躬則都只

通直劉君裴夫人墓誌銘

夫人裴氏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故武功大夫提點河東刑獄諱珪之女右通直郎劉君諱除之繼室宣教郎贛州學教授靖之宣教即太常寺主簿清之。母也夫人天性孝友父母兄弟沒已久矣時思歲悲至老不衰通直君自元配趙氏夫人沒家道不振夫人始佐通直君然嘗冠昏載藏載穆初劉氏自江西徙京師建炎南渡流離貧困夫人之婦也通直君仕未久其後廩給寢羸二子繼仕而通直群從兄弟來者日益衆夫人篤于骨肉之義待之盡禮有無費曰喪亂而骨肉之散者聚此吾所樂也豐約遑恤哉夫人當暑燕私必衣冠里婦至者命坐下坐弗與均禮士之升堂拜夫人者退皆曰此母誠可拜也夫人精書記而不屑信陰陽而不牽敬鬼神而不調凡有血氣之類未嘗身剪也一月之中蔬食者三之一謹於衛生服食必戒終其身髮理而目明得疾既草精爽不亂盥櫛不廢將謝醫藥戒家人勿哭偶若假寐奄然以逝享年八十男女五人皆趙出也長女嫁進士晁子綺次嫁迪功郎監鄂州在城酒務黃朋從次嫁保義郎監撫州金谿縣酒稅張謨孫男若干人夫人慈其子甚密親近者莫知其非已出也夫人

人夫人慈其子甚密親近者莫知其非已出也夫人

之沒以 淳熙一年六月三日以八月某甲子附子
吉州某縣某鄉某山通直君之塋靖之以書及文士
丁立志張謙所述夫人之行述來請銘曰
維宋四葉多異人江西之劉^勅以興公是公非西先生
金春玉應以道鳴歐陽臨川皆其朋四海仰目避文
星大家繼、有典刑夫人淑問儀厥庭芝蘭露雨方
春榮護卓露霜一夕零有婦者所栢青、有萬其古
安無傾

李母曾氏墓誌銘

吾友李春之母曾氏吉之廬陵人居西郭世以農圃
自業未齒而父母繼沒鞠于外家羅氏母既孤苦痛
自砥礪女訓婦功靡不習知長適李君諱富君亦市
隱以仁厚自將犯者弗校終身不入公門州閭稱其
長者母性簡淡每以不逮事父母與舅姑自痛歲時
祀事既蠲既嘉必躬必誠 紹興己酉盜起有婦人
至自言從夫宦遊兵間相失母惻然憐而館之居無
何其夫亦至母貨遣之乙卯大旱母為飢以鬻于市
里之餓者貫於母家母折券不取償焉鄉鄰有流徙
者弃其赤子母皆收養之俟其返而歸之母初未有
子養里中孤兒如己子既冠娶矣一日不告而去人

皆切齒無狀子母獨喟然曰彼亦人耳當不我負彼
既我負強留何為以禮歸其帑而憐之不哀年雖高
視明聽聰筋力益強髮微班白而齒脫復生聞者異
之母見其子春幼而穎異令從師問學方居貧寒不
可忍聞其無錢市書以衣易之或笑其迂曰富而後
教是我兒老而後學歎春既有文名輩流推表後學
朋從屢躋于有司每以未副母望為戚母曰汝學而
未就是吾憂也學既而身未享豈吾憂哉母不知書
而喜默坐誦釋氏語既感疾六日而逝蓋 淳熙二
年六月壬申也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人長曰廷俊
次即春也女一人適曾堅孫男八人曰球琳璫瑄女
四人皆幼後一年其孤以某月日葬母于某山銘曰
茅楸子惠橘柚而枳母必者類或壤而芝亦渠 泥
侯不可竒才于其門不于其人何傑弗淪彼季之茁
子自卑鄙向其母之懿

羅仲謀墓誌銘

仲謀羅氏諱全畧其先避五季亂自豫章徙也曾祖
仇祖紆字天文宣和間以毛萇詩學為諸儒宗師嘗
薦名兩學之士稱重之以子贈右承事郎父上行字
元亨登 建炎進士第有廉名終官左奉議郎饒州

安仁知縣仲謀三舉于禮部擢第授永州司戶叅軍
湖南歲大祲部使者檄仲謀廩潭衡兩州飢民故事
有司坐傳舍廩人發陳粟府史具文書上官取閱之
欣然以為活千萬人不悟其皆子虛烏有之流也仲
謀捧檄即騎一馬入墟落大山長谷家至里給民蒙
實惠部使者以聞行賞減磨勘三年永州旱仲謀案
之仲謀白減其租過半椽曹有沮之者曰欲盡捐邦
賦乎仲謀曰得邦賦失邦本其患孰亟太守從之郡
民皆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戶曹也永之邑曰東安
久無縣令邑事荒廢吏乘為姦郡俾仲謀攝之至之

日教條一新簡而節寬而信訟不苛而理租不迫而
輸不暮月東安大治先是元亨嘗為是邑有惠政後
二十年而仲謀至父老猶識之曰是非吾父羅明府
即君子有歎且泣者攝邑凡八月去之日有未給俸
錢四十萬以邑之匱也置之而去秩滿以薦者授從
政即湖南轉運司主管帳司淳熙二年秋九月以疾
告于朝願致其仕授宣教即未拜命而卒享年四十
有八仲謀之為人恢疎而夷曠其學醇懿為文粹然
不立異論與人交和而久弟三人全德全材全功皆
仲謀教之自幼以及成人全德再薦名全材後仲謀

六年登第里之人皆曰此兄之教元亨之沒全功尚
幼畢其婚者亦仲謀也仲謀娶劉氏男二人方大方
正女二人長適劉某次幼沒一年某月某日葬仲謀
於某山其孤方大以仲謀從弟廸功即南雄州保昌
縣尉維藩所論次行狀來謁銘予于仲謀至親初同
舉於鄉既罷而歸未半塗予得疾卒死同行者皆
棄去仲謀獨留謁醫嘗藥晝夜視予至廢寢食予昏
甚瞑然不知也蓋十有五日乃瘳予今年五十矣仲
謀少予一歲方將為山林投老相依之約仲謀乃舍
予而逝予則哭而銘之曰聖田晦、天文藝之有煒

元亨培之溉之世劬子耕耒銍子登、且銍忘在仲
謀忘維夏而霜何苗不黃惟此鞠小疇不汝恫控乎
彼旻則莫我聞旻則聞忘其如命忘命之不避德之
孔多咨爾孫子勿替厥祚

夫人歐陽氏墓誌銘

夫人姓歐陽世居廬陵之林平曾祖懷祖銳父斌皆
不仕夫人生而孝謹父母愛異焉年十八歸修職即
王邦義字俊臣俊臣兄弟三人二弟生最晚夫人主
饋祀三十年上事舅姑下撫俊臣之弟妹補紉必躬
敬愛匪懈姑太孺氏蕭氏年八十每夫人上食侍立

不去下氣怡色不敢左右視食竟乃退太孺人曰吾
老矣不多食今日不自知其飽也太孺人每言及夫
人必流涕曰誰獨無婦吾有斯嬭非吾婦也吾女也
夫人訓諸子以學文每夕吹燈視其讀書默聽古人
語時若有德^得曰某書某語殆謂某事耶往、
膺合文
義至嚮簪珥惡衣服以資其子使從四方名士游次
子嶠年十七薦名禮部夫人曰而勿以是自足俊臣
喜賓客來者如林至者如婦或夜漏下四十刻燕賓
客散夫人乃食夫人一兄早世夫人經紀其家至今
俊臣謁吏部除夕宿臨川夢夫人若告訣者俊臣驚

而歸及門七日而夫人卒實 淳熙三年正月十五
日也享年五十臨終色詞甚暇獨以姑老不得養為
恨男四人有開嶠有功有德女一人許嫁迪功郎李
如圭孫男一人大年女三人以十二月壬申葬夫人
於廬陵縣宣化鄉社背之原而銘曰姑得孝婦夫得
良助子得賢母既曰得之而遽失之云誰厄之不年
者天不死者賢母淖不泉

浩齋先生劉公向夫人墓誌銘

夫人向氏

文簡公敏中之裔

欽慈憲肅皇

后之曾孫武經郎高陽關將領子齊之女江東運使

直秘閣子恣之任也初武經公政和間劇盜竊發公遣人諭撫之不從公怒出兵與戰不利曰吾世受國恩死吾職也再戰死之朝廷聞其忠贈武功郎

靖康初衣冠南渡夫人依于叔父直閣公直閣公守衡州日部使者憚其剛正劾免之寓居吉之安福縣為夫人擇對無一可者時廣東帳鈴劉公禹錫與直閣公同生於丁丑雅相厚而禹錫之弟浩齋先生諱廷直字諤卿者初喪其元配先生方薦名禮部直閣公喜其長以夫人歸焉夫人生長相門后家乃嫁布衣欣然處之若寡人子後十二年先生登進士第初

調武昌戶椽再調武陵丞所至以清名著夫人之恭儉有助焉又調知臨江軍新喻縣未之官而先生卒夫人身任家責撫訓諸孤畢其男若女若孫之婚嫁者七人夫人天性裕和與妯娌輯睦有先沒者哭之甚哀又十有二年糾其子得中治第既落之安且寧矣淳熙甲午七月成疾明年二月疾益篤四月其姪承弼試南宮婦人見之喜曰自新喻公即世門戶付汝吾病矣不自意得一見汝五月戊子疾且革噤不得言猶且謝人來視者竟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三人宏中處中其季即得中也女一人適承信即王

晉之凡十五孫男仍個餘億儔倫餘女也曾孫男一人曰澄又明年十一月庚午葬夫人于清化鄉樸岡之原其孤得中以其從兄承弼所狀夫人之行實來請某曰子盍銘吾母某先生門下士且親也則敬諾而銘諸銘曰 奕々厥門有閣而黃崇々厥家有椒其房是生夫人載淑載穆心不族矜彌盛彌肅抵其王筭易以 簪從吾先生水石山林胡不羞矣慨其逝矣弗躬其祉式馳其嗣

彭叔牙墓誌銘

鄉先生尚書郎彭公有四子而第三子叔牙者哲而

長身美髯矐黑稠人廣衆望之者不問而知其郎中之子也不寧惟貌行粹學明靡不是似人謂再昌厥家今年二月叔牙謁予語離之官一日忽赴告至予失聲驚悼未幾其孤克咨克佐以州學教授連君茹祈論次叔牙行實來乞銘予謝且泣曰不見叔牙幾日耶而遽銘叔牙乎叔牙諱周老叔牙其字也世為廬陵人曾祖士忠贈朝請郎祖衍登進士第終官朝奉大夫開封府刑曹贈左正議大夫父合仕至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君以蔭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德慶府端溪縣主簿

辭不赴丁卽中憂服除授臨江軍新塗縣主簿辛卯
大旱臨江三邑新喻特甚宰以病免守擇所宜攝遂
以檄君詣郡言旱勢如此攝邑有政採荒治賦何
先守笑而不言至邑發廩勸分裁抑豪貴適漕司取
羨粟千斛過邑舟膠俟秋水至君亟白漕司曰民瀕
死而粟儲無用之地願假以賑及秋成請償之不俟
報輒發粟百里呼舞郡督賦且急君詣郡歷疏旱饑
宜少寬假守忽謂寧得罪於州無寧得罪於百姓非
此舉乎君不為動還邑反境居者焚香以迎郡丞行
縣督錢：出無從故事當借來年夏租君曰民今旰

未食而欲前一年借租耶乃鬻酒器以輸分宜賊起
張甚部使者至親壓賊營君謂鼠輩以飢至此豈誠
好亂然不可無備乃什五其民治兵以需遺文法吏
曉以禍福其黨果潰得還民者千數時所在枹鼓相
聞新喻獨否去之日廩給數十萬錢一無所受曰吾
死功胡取祿君兄弟偕仕臨江部使者議所薦君知
其難兩得力請先兄因邑監河官闕舉者一人前守
薦君以其章遺焉秩滿授從政卽靜江府古縣令先
是卽中守陵零忠獻魏國張公在焉以君才受知于
公至是公之子侍講適帥桂林日遲君來君既抵府

未趨見而疾作竟卒于傳舍蓋淳熙三年四月二十
六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其孤反棺于家以十一月庚
申葬於廬陵縣儒行鄉福田里環子谷之原君五歲
已知詩杏園絕句詩流聞傳誦既冠舉進士綜貫百
氏尤熟左氏傳班固漢書時子憚于銓曹試執君一
試前列輩行歆羨君事親篤孝自幼及壯未嘗一日
忍離膝下端溪之辭士反多欲及親在而仕易以進
者君領之而已娶曹氏子男五人堯臣堯咨堯佐堯
俊堯舉皆嗜學女二人長適進士黃達次適將仕郎
康寧之堯及康氏女皆先君卒孫女一人尚在幼銘
曰仕則不願繫親之戀既晚而官則嗇之年適彼千
里夫且假寢載中我車日亦暮止莫紆匪身莫亟匪
親以失易彼君憾失矣君失其憾而得其坎可碣者
詩不可碣

王叔雅墓誌銘

叔雅王氏諱頓九世祖該自太原從家吉之廬陵又
徙安福曾祖祥祖奭皆隱德不仕父庭珪字良瞻登
進士第終官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號
瀘溪先生云叔雅自束髮受書性警敏六經百氏悉
鉤其深尤邃于春秋初文定胡公過瀘溪先生草堂

又先生講春秋叔雅從旁聽之即能陳說大義筆削
褒斧洞視聖秘諸儒陳一武不隨
夏秋侯卿讞以王法恕不及編成不病刻然盤悅其
詞以賈于時我實恥之一再試于有司即棄去曰持
古晞今可乎先生詩句得法于杜子美自西江而下
不論也叔雅少從先生賦早行篇先生驚喜曰吾子
亦能詩乎遂授以句法龍圖閣學士胡公以直言謫
嶺表先生以詩送行有名高北斗身落南州之句人
爭傳送一日滿四海權臣聞而惡之下江西帥司興
詔獄名捕先生叔雅以從父子俱繫獄叔雅請于決

曹椽蘇庠曰吾父死矣願以身代之罪若答死瘦死
唯命翦之市曹亦唯命願以聞焉蘇喜受辭白帥
怒屏不奏先生竟謫夜即既赴貶所族大口衆不能
偕往留叔雅經紀家事夜即程嗥鼯嘯非人所居崖
路攀天下則入井距家二千餘里叔雅徒步省覲既
足血指一歲再行不可至生不忍歸凡八年權臣殂
先生始得放還年八十矣上即位聞先生名兩詔
召見先生往來道塗叔雅皆侍行禮部侍郎周公嘉
叔雅之勤欲薦之朝有以旌異之者叔雅力辭焉先
生沒之四年而叔雅卒叔雅未嘗疾一日與客飲酒

至丙夜無惰容明日夙興坐而逝云實淳熙二年閏
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娶劉氏男二人庶女
二人長適將仕郎葛耆年次許嫁進士劉逢原孫男
五人女二人將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安福縣翔
鸞鄉陂之原叔雅靜者視之若不能言及論當世人
物如水鑑影人犯之不校或疑其矯退而察之終不
言其非其胸中自與甚高望之肅然簡遠若晉宋間
人蓋近之若踈遠之若親即之若遺去之若思者也
群從與叔雅分田既定有一人若不滿意者叔雅即
分已田以兼畀之與從兄弟二人同居及同食二兄
歿叔雅目其孤人不知其為猶子也里之人有伍其
姓者以貧不力食至欲發其祖墓中之藏叔雅呼謂
之曰汝欲錢耶吾汝畀墓不可發也至今松柏不刊
某少出先生門下與叔雅有五十年之舊晚後託婚
焉于誼宜銘曰瀘溪之詩叔雅何得其傳瀘溪
之壽叔雅胡半其年豈可傳者人不可傳者天耶却
瀘溪既逝叔雅不留人間耶將父子騎麟翳追少陵
太白而俱仙耶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四

墓誌銘

羅价卿墓誌銘

予外舅羅公天文以詩學鳴政和間為橫舍明師自天文至其曾孫瀛繼里選者十有二人策第者六人元亨仲謀父與仕皆不達至价卿其文方昌其德方茂其聞方焯士友謂大天文之家在是矣年五十有二淳熙八年正月望一疾而卒天乎痛哉初价卿父子同薦名而价卿為詩舉百再舉與兄弟六人同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四
墓誌銘
羅价卿墓誌銘
予外舅羅公天文以詩學鳴政和間為橫舍明師自天文至其曾孫瀛繼里選者十有二人策第者六人元亨仲謀父與仕皆不達至价卿其文方昌其德方茂其聞方焯士友謂大天文之家在是矣年五十有二淳熙八年正月望一疾而卒天乎痛哉初价卿父子同薦名而价卿為詩舉百再舉與兄弟六人同

升三舉擢進士第未擬官居無憂復居母憂毀瘠逾
制除喪授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始至湖北寇逸
入江西將犯廣東提點刑獄司業林公光朝宿重兵
南雄禦之介卿謁曰南安前章貢後賊來南雄將焉
寄經惟韶州仁化其徑有三曰朱子嶺曰九曲嶺其
險可守曰英溪長岡其地坦夷寇所必趨盍遣一軍
為覆以待之可燔也林公從之賊果至大破之廣東
轉運使司厥貢惟銀異時歲以緡錢千五萬市于州
縣近歲止給三一官無自出始以民產高下征之民
弗堪適林公遷轉運副使介卿謁曰緡錢日賸向銀

如初不剥民焉取之盍請諸朝使書給異時緡錢之
數則一路蒙福林公嘉歎即席草奏薦之公車韶之
樂昌有毗詣部使者言其令盜所臨部使者怒遣介
卿廉之至則以無罪告部使者疑其有所左右移介
卿乳源尉下其事司敗凡三易官與理其獄令竟得
釋秩滿造朝見丞相衛國史公浩極論二廣蒼海改
法之弊請一用舊章又作平邊策論戰守䟽民瘼欲
興內治以俟天時丞相竒之用薦者陞秩從政即調
監行在省倉中界門既歸日聚族子弟尊酒論文澹
如也官期將未及赴而卒介卿性簡而厲言動從繩

靜以御繁勇以行義里閭族黨欲辨曲直有不之官
府而之价卿者一語曉之問者意沮其猶子琳與
劉振英貧而無教則迪之以文其曲小民以飢歲
不能自給則書其名數而廩之以粟二弟曰維申曰
維翰皆自幼教之既而維申薦名維翰與价卿同日
擢第人咸曰价卿之教父之既歿悉舉先疇以遜二
弟曰僅足矣奚以多為廬陵縣令梁君况聞之為
文以風流俗而二弟亦固辭不受盡以給族親之貧
特稱義門云价卿居官秋毫不苟保昌者燬盡椽
亟句縣令啟度一新春秋釋菜禮用無曠講武營表

鞠為楸棘壁張逋播存者十五 价卿既至習射有
亭築塲有垣逋者來歸旗幟精明見謂稱職价卿諱
維藩廬陵人曾祖仇祖緋字天文父上達字元通母
李氏娶蕭氏男一人澣弱冠與里選女一人適進士
楊奎子叔父麻陽知縣子也女孫一人尚幼有古
賦二卷詩十卷史論二卷平邊策四卷詩解二卷左
傳說二卷論語解二卷雜著六卷棣華集二十卷目
曰印山集卒之歲十二月庚申澣奉价卿之喪葬于
吉水縣鄉曰同水原曰醴泉前事來請銘予泣曰予
出入舅家三十年耳而銘元通元亨元忠仲謀矣今

又銘介卿乎銘曰 惟文惟德后帝祈嗇多取奚益
汝文斯艷汝德斯碩汝聞斯白探珠既獲歸覲其宅
則毀其壁而祖之澤厥世有奕尚暝汝寧

王舜輔墓誌銘

君諱大臨字舜輔姓王氏醉軒其自號也系出臨川
自高祖徙吉家焉今為吉水人曾祖景視大丞相荆
國文公為從祖教授于吉從者傾一州龍圖蕭公世
京太傅彭公燮著作楊公純師皆從之授業著書數
百卷號野民集祖端禮幼以文名元祐三年蘇公子
瞻孔公經父孫公莘老知貢舉而秦少游黃魯直張

文潛晁無咎諸公皆佐春官第去取于是策第仕止
賀州富川令有易論語傳父鴻舉以文行再薦于鄉
號非老人君生而獲落有大志不肯入小學老人不
之強建炎中胡馬南牧老人避盜為虜所掠君年十
二三號跌以從行數十里老人得脫歸與盜遇盜欲
兵之君抱持老人號呼請代羣盜義而免之時州里
新被兵跣步致數君度單弱不能自達固說羣盜乞
護送還舍請謝錢萬盜許之君乃前行因結里中少
年嚴兵伏閭左諸少年以老人至譟而出拜庭下問
故老人云 諸少年目盜欲縛之君稽首曰吾父免

矣可若何乃殺一豕貫斗酒遣盜龍而去不敢索一
錢年十六七始奮于學日誦數千言自經史外虞初
小說道家釋氏之書無不貫穿沈浸尤熟於左氏傳
與三國七朝史口講指畫若身履然紹興庚午客永
和鎮館于曾氏會贛卒以城叛民訛言寇至曾氏欲
徙以避之君設三策以料賊乃不果徙鎮賴以寧未
幾寇平悉如君言晚歲號是是翁自放于酒燕處之
室名曰醉軒又號醉軒居士酣嬉淋漓萬方不省得
錢不計多寡悉送酒家不足則裘褐衣襦悉捐以予
之不計直客有具衣冠儼然造焉則箕踞曼罵不容
口行遇田夫野父輒強之使坐與為賓主為說義
論古今不能休父謝不能解乃笑聽去淳熙乙巳冬
十二月望屬疾詔諸子曰明年吾不復此矣至正月
朔晝漏未盡一刻而逝得年七十娶蕭氏故兩御史
家也男子四人子仁子俊子德子信女一人適歐陽
次周孫男七人少愚少魯少愿少忠少慈餘尚幼孫
女四人諸孤將以其年之月葬君于所居之東胡
塘之原前期子俊以朝奉郎提轄行在文思院曾三
復所狀君之行來謁子俊嘗從子游義不得辭則諾
而銘諸銘曰 陟彼糟丘天風颺望彼醉鄉大荒

蒼々八仙于疆于廬于糧舜輔從之酌其天漿駕趨
車而追歎伯闔風而超扶桑拘者方哭送其遺
蛻又焉知舜輔之不亡吁仲尼之門不用酒也如仲
尼之門用酒則太白入室舜輔升堂者耶

陳擇之墓誌銘

君諱琦字擇之陳氏清江人祖宗禮以高年賜爵迪
功卽父善明經尤邃于易君幼刻苦自奮必欲續聞
既冠以易學再貢擢乾道丙戌第主衡州衡陽簿未
上張公孝祥帥愛其才招與之俱因從南軒先生
張公祇受學焉及官衡陽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

提點刑獄鄭公丙責游徼甚急吏迹一驛卒其襜有
血掠訊誣服吏獻之鄭下之州詰之皆不寃州下
之邑君攝邑疑之初驗屍得死者稠署曰羅仲美君
卽揭諸衢有見而哭者曰吾子也蓋仲美與其族弟
餘皆商而仲美貲倍殺而取之君逮餘辭服白之鄭
釋驛卒由是名聞一路柳饑官糶無紀人相蹂死部
從者命君往賑之書當糶者伍之而畀以一券日許
一人持券遠以糶簡而周整而無譁諸郡法焉用
薦舉循從事卽調贛州贛縣丞南軒先生帥桂招君
攝莫府廣西計郡計仰漕司鹽子錢漕輒嗇帥以聞

請益下漕。輒格會漕闕帥攝漕君贊帥歲增諸郡
子錢十三筭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自筭達諸
軍又倍故多道斃桂舊有園君請憇而飼之瘠者止
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馬用不耗帥辟奏為真不報
既至贛太守留公正待以客。縣賦不給每訟不直
者令入金錢君首除之官錢曰經總制者隸提點刑
獄司有使者折秋毫計一路逋錢。萬君亟言曰此
錢舊制所無借未能除不失。最足矣今又益之可
乎媿而止部使者到其治于朝詔中書。其姓名用
薦舉轉宣教郎知贛州興國縣未上會留公制置四

川辟掌機宜文字西南夷近為蜀患近時復創馬市
歲不能徹成議者欲用利路義士法什伍黎雅之民
如李德裕佳邊子弟以代吏卒朝廷下其議制置司
檄君經紀之君言其不可兩州之士無慮六千盍析
為二擇壯者二千以備邊餘以居守則民可用成可
輒蜀法榷酒錢曰折估者病。上欲。甚下蜀議制
置檄君益昌定議君上書總領馮公憲詞甚懇惻卒
減緡錢三十萬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為貨謂之交子
至天聖中官始榷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
並緣巧取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賂不易蜀之

兵為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為錢者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為錢之多寡故未之估則龍州得仙人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之屯反用他州之估故軍多怨讟留公憂之乃與君謀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君雖在遠而賢稱日至于朝近臣有欲薦君為郡而君死矣人皆惜其用之不盡也君天資敏而靜密而寬遇事迎刃而解亦不自功事至不拒事已不有聽訟從明決訟從恕與人言若

無所拂而實有所規事上官細粗介通不同不為逢迎每言輒聽與同寮處如家人不見崖異亦不詭從君自受學于南軒進：日新嘗扁其齋曰先南軒銘其屬意于君蓋甚遠云為文章思深湛詞乃夷易尤工于詩得江西體年四十九淳熙十一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卒于官明年二月其孤反柩自蜀九月丁酉葬于建安鄉古堂之原娶曾氏子三人男復之渙子之女適郭琛皆舉進士孫三人二男一女復之不遠二千里走行在所以太學博士彭龜年所狀君之行謁銘于某、與君雅故敬銘之曰猗嗟擇之具俠

不訾其趨不卑南軒是師趾其堂其裛其壁圭一咲
而歸將遐其蜚而早其披侯豐其資侯嗇其施之誰
之司

太宜人蕭氏墓誌銘

太宜人蕭氏吉之西昌人故安遠主簿王季安之妻
也季安即世太宜人以勤儉齊家以詩禮迪子淑聞
益茂家政益緝

壽皇帝聖時尊親錫類介賚

海內若大夫若士若氓父母年高者詔縣以姓名上
之朝賜爵行封有差吉州以夫人年德高邵應書初
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新天子御極湛恩龐洪三封

太宜人絲綸褒表式如金玉象焜耀有巖山河族親
州里無不以手加額以太宜人為師太宜人自幼在
父母家以柔嫺聞既歸季安王氏在廬陵族大家昌
季安砥行好修以不及當世之賢而知名者為恥傾
身下士傾家序賓其門長者車轍嘗滿其堂日具數
百人之饌而其室落然若無人聲以故士多從季安
游季安潛伏巖谷之下而其聞彰焯江湖之外里中
以賢多太宜人太宜人每退然恐不勝也長子邦義
季安前室黃所生也仲子孚季子仁皆季安季年所
生太宜人拊掬顧復人以為三子一母三子亦云然

也太宜人生以崇寧甲申丁巳沒以紹興熙庚戌八月癸巳得年八十有七將瞑與其子訣問其所欲言者勉以孝悌葬以十月己酉地曰蕭塘曾祖某祖父桂三男邦義修職即先卒字保義即仁承節即五女適將仕郎黃文郁胡懿文林郎劉伯淳嚴可久譚鳳孫男 人籍嶠嶼有德峴峴某嶠舉鄉貢進士女一人適修職即李如圭曾孫男六人大年大保大彌大方大有大 女五人適劉揚祖張淵餘幼先是字走一介行李以從政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雷孝友之狀來中都謁銘于某、職在太史銘之為宜矧

與孚游最故銘曰人鮮克壽姚九其齡壽鮮克貴三命其承有子有孫有孫有曾蓋高其閭後當有興

夫人趙氏墓誌銘

夫人趙氏保義郎廬陵王孚信臣之妻濮安懿王之七世孫華原郡王之仲佺之曾孫武翼大夫隆興府兵馬鈐轄不世之女也夫人自幼警敏年十有六歸信臣事舅姑夙夜寅恭其理家有綱有條下至醢醢調胹米鹽糜密締紵織紉必躬必手人不知其天宗之貴也信臣尊賢下士賓客滿門殆無虛日夫人為其豐儉等 率與信臣意合劍佩鏘鳴杯杓淋浪日

映夜艾夫人無惰容垂橐倒廩其室屢空信臣交游
半天下聲聞日焯夫人益喜路鈴公暨伯兄相暨淪
謝諸孤方稚夫人與信臣畢力經紀其家今二弟若
駸宦塗所至有稱人謂路鈴公有賢女云信臣少力
學既長以夫人貶屬籍得官非其好也則杜門里居
延師儒以才其子夫人暇日督課程嘗曰汝家群從
預賓薦取科級者項背相望自棄為門戶羞長曰峴
嘗以所著文謁丞相益國周公，不輕許可一見峴
輒稱異之次日峴臺，有立信臣事母太夫人某氏
至孝夫人日侍盥櫛不懈益虔太夫人年九袞而夫
人奉養如一日紹熙初元五月夫人嬰疾秋八月太
夫人復嬰疾夫人力疾起進餐鬻藥物太夫人驚曰
汝舍汝療而吾療乎冬十月太夫人竟不起甲辰夫
人亦不起年三十有八以十有二月丁酉葬于廬陵縣
宣化鄉朱岡之原信臣以承議郎知隆興府分寧縣
陳夢材所狀夫人之行實來謁銘：曰 寶婺分煒
天孫輟機周宗之姬來嬪士鄉宣溪之王淑問用光
何恙載纏婦姑後先竭彼下泉養姑于幽不年奚尤
樂哉斯丘

太令人方氏墓誌銘

余淳熙七年為廣南東路常平使者而夫人蔡定夫
實護漕事治所皆在番禺是時同列五人而並居番
禺者四其有母者二人而已蓋余母年七十有九蔡
母年六十有五二母生朝兩家交賀同列羅拜捧觴
上千歲壽南人咨嗟以為盛事後三年余母即世又
九年蔡母亦即世定夫哀號遣使者以書赴告且持
朝請大夫廣東提點刑獄方侯崧卿所紀夫人行實
來抵予曰子昔銘吾父今可不銘吾母余嘗升堂拜
夫人夫人視以子姓者則哭而銘諸夫人姓方氏諱
道堅興化軍莆田人方為莆大族自秘監而下登魏

科歷顯仕者踵接曾祖宿胡朝奉即祖齊卿故中散
大夫父松隱德不仕惟夫人一女酷愛之必欲配名
閨故歸于同郡承事郎通判鎮江府贈朝散大夫蔡
公湍夫人自幼聰而裕淑而恪事親篤孝嘗欲祝髮
為比丘以報鞠育親力止之既嫁奉事尊章肅恭謹
至時其飲食起居色養無違皇姑濟南郡夫人多疾
藥非夫人所和食非夫人所視罕能中其意者御躬
定者侍匱悅或經月方少懈濟南疽于腰幾殆夫人
吮血乃愈每稱其孝為宗族師夫人嫁時橐中裝甚
心歸兩姑貧而其于娣姒姑叔調娛曲盡愛舉

無間言佐其夫正以從治家有法大夫公既完特進
憂生理中微夫人悉力經理攻苦絕甘以濟春秋
然嘗親滌濯羞簞簞細務至酒醢醢必躬至老遇
事迎解緩急輕重皆曲而當大夫公成不知家之
有無也教子慈而不縱幼課以詩書長勉以名節見
其子登進士甲科名次復踐其祖端明之舊五持使
節再總軍儲入為館職為郎為卿為宰士從其子遊
宦踰嶺涉湖上漢沔歷江浙幾半天下人皆榮之夫
人以盈為懼每戒其子曰我為汝家婦逮事乃祖乃
祖仕不過三千石汝父一官四十年而在官僅五稔
知汝趾美襲慶今幸有田廬家不啻足無不知是以
貽吾憂故其子安義命恬進取夫人之教也晚更多
難幼子冢婦相繼淪喪夫人不樂遠適嘗曰我得死
于吾廬幸矣其子屢以親老辭寵祿蓋母之志也誨
飭諸女不少弛言動惟法諸女適仕族皆宜其夫
家待內外姻戚恩稱而禮得馭臧獲不嚴而肅勤儉
慈愛出于天性子既宦遊悉力致養夫人必欲均及
自享甚薄春秋益高以禮自飭歲時宴享肅雍溫克
如始嫁婦云性澹泊早受道家錄齋戒之日十居四
五晨起誦浮屠書非病疾不瘳初遇今天子正位儲

宮以子登朝 三遇慶壽恩濡自孺人累封至太令
人紹熙二年五月乙卯卒于常州之私第享年七十
有七男二人長定夫也名戡今為朝散大夫直寶文
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次日武先夫人卒女
五人長適進士鄒彥謙早卒次適儒林郎監秦州角
斜鹽場孫敏問次適朝散大夫知信州張稜次適承
奉郎監隆興府糴納食張元渙次適文林郎定江軍
節度推官胡鑒孫男二人康修職郎新康府江寧縣
主簿庾尚幼孫女二人戡將以是年六月丙午舉夫
人之柩附于武進縣懷德南鄉譚墅大夫公之墓銘

曰 太令之孫端明之婦大夫之妻宰生之母甫宗
疇昌維蔡及昌方懿厥夫人兩家之光象服斯皇魚
軒斯鏘入秩斯長有煒甫常人知其福莫知其德維
碣可泐維德彌白

夏侯世珍墓誌銘

世珍諱琳夏侯其姓也其先有自譙徙壽春者五季
時為宜春椽因家焉今為分宜人曾祖藩祖敏父繹
俱不仕世珍弱不好弄從羣兒遨習弦誦之聲父異
有雋市書萬卷博延師儒用楙其學一時名公鉅儒
若今刑部尚書蕭公直顯謨閣楊公監察御史良齋

謝公皆折軫行與世珍交以故耳濡目染前言往行
叢于厥躬嘗以文辭薦名春官既給札而父赴告至
徒步二千里淚血蹟面骨立足爾見者為動祖母春
秋高母夫人在堂弟姪六人幼不更事生理禁紊總
于世珍晝理家夜誦書奉老者司顏色盡孝敬字幼
者勤教戒時昏嫁宗族之貧者資之失職者業之親
鄰之見者勗以善不記其過正其失卹其灾用是其
行信于家其賢著于鄉凡縣令之省風謠問民瘼必
諏度焉袁之庾僑于臨江雋矣蓋袁之為州地陝田
寡粟財董州民名山伐陸取方舟乘流貿之臨江

易粟以輸議者建欲遷庾于分宜世珍以不便民白
州以聞主計不從至今民病之邑有瀦澤曰泉塘
者溉田晦千而篁者崑利歲有水訟澤不均宏世珍
自詭司水不以租挈有無自源徂流靡不波及有武
經卽巡檢張 攜弩之官邕莞客死分宜其孤生十
年矣囊無簪存亡無歸世珍聞之既為之棺歛館置
其孤白縣若郡為之上聞其孤受承信卽世珍厚其
道費之歸而亡卒胡弄兵略 民逆顏行部使者帥
師討之不能擒賊語人曰得夏侯某一言卽降竟平
之祖母夫人既除喪家議出分世珍與弟姪曰先

廬既堅某姪居之山墅既華某第居之誅茅水濱吾
將老焉邑有鄉校居之非是士欲復故世珍攘袂屬
役以劬得疾祀明堂 德音許世珍詣 集英西廂
奉 大對將應書未行而卒實淳熙十年十二月癸
酉也得年五十一初室何臨江人給事某之從孫繼
室羅廬陵人奉議郎安仁知縣某之女男四人誼謨
謙識女五人適進士羅介復罹母鄭憂泣呱：然哀
動左右亂下第疾甚夫人視之不少置卒賴以安姻
族稱其孝友忠簡胡公之再謫珠厓也季永侍行年
十有二莊簡見而異之問其始生之歲辰適與已相

似莊簡喜謂忠簡曰是兒氣質不凡為胡邦子而命
復類我他日寧為畸人必不為佞人吾有孫女也常
以奉箕帚故夫人年十有九歸於胡氏事舅姑如父
母笑言不聞于中國閩敬夫如賓時節朔望必端拜侍
諸姑妯娌如同產未始有絲髮畦畛忠簡嚴于事先
夫人躬胝滌濯為諸婦倡季永志遠業夫人以米鹽
自詭不以累其夫至諸姑之有行每輟囊篋相之婦
德優：式是里居忠簡每訓諸女必曰冢婦非而草
法耶季永官金陵不幸早世夫人纔三十有三撫羣
幼泣且誓之死靡他不御鉛澤不服華侈惟飭諸孤

從師就學此其長也皆奮然有立視始華仕監鉛山
酒稅務以廉介為令參政蕭公尚書葉公論薦榘自
明州比較務攝令象山郡太守岳公以尤異薦于
朝有旨書姓名于中書人以為母訓之修云初夫人
念父母家欲其子官于浙凡一歸有榘既官甬水遂
奉版輿以東夫人周穉鄒廷瑞其一許嫁李其一尚
幼孫男一人發將以甲辰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世珍
于化全鄉德全里赤塘之原註以文林郎新永州教
授歐陽某之狀來請銘某與世珍雅素且親乃哭而
銘之曰 傷哉世珍言折其玉就于木言安于谷視

人以身視踈以親視金以塵無復人有實在鼎有泉
在井可薦可羞莫予云省我有嘉賓誰其酌之我有
斝人誰其收之賓筵散矣行道嘆矣傷哉世珍古斯
萬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六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墓誌銘

蕭君國華墓誌銘

君諱飭字國華蕭氏世居廬陵之橫溪曾祖吉祖瑋
玠皆隱德不仕父佃字伯寬博聞強記為崇觀三舍
名貢士國華生九歲而孤母朱氏日誦栢舟之詩以
自誓是時兵亂未救強宗內逼豪氓外陵殆無以安
其居母羹藜飯糗教育國華兄弟三人耨以詩書耘
以師友國華幼而穎異長而溫冲^方願廣穎重厚寡言

事母至孝友兄弟以義有愉色無間言宵爾誦絃書
爾幹蠱術業有聞士林稱焉歲在隆興甲申冬國華
改葬伯寬而雨雪兼旬國華憂之前一夕齋沐禱于
天曰天其或者假某半日之霽得奉寔安不然請以
死報詰朝陽爽雲物開除日光穿漏得以襄事成嘆
國華之孝感云淳熙十年歲大饑郡守趙侯方講荒
政國華兄弟首請于郡願身先之凡活饑民三百餘
人侯甚誼之年三十餘喪室師玉陽子非華元之戒
乃於所居之偏別築一堂揭以仁壽幅中藜杖徜徉
其間槩几明牕爐香獨坐盡繙佛老之書而呻之中

夜夙興終始無倦者五十餘年一日嫡孫謙侍國華
于堂上國華曰居吾語汝吾子孫森然矣吾年八十
有二將何之汝其大吾門子謙掖國華以歸沐浴而
逝實紹熙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國華處已以敬待
人以誠鄉人有爭不詣官府就折衷焉樂善好施歲
飢則倒廩活人豐則修輿梁甍非求利益也子男三
人揆振拱揆好學善論談振拱以乾道間輸粟助賑
貸官奏之朝補將仕郎鄉先生廣西主管羅巨濟器
重之言于部使者檄振以芑州上幕檄振以封州遂
溪尉揆振皆前卒女一人適周侃孫男八人謙樞權

訥謨機紀皆強學女五人適陳渭礪葉敷榮劉祭胡
頃劉千載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拱與樞將以紹熙
四年七月十有三日丙子葬國華于高澤鄉余陂之
原國華祈豫卜也拱介予弟萬遇以國華之行實來
請銘曰 姑兮斯殂此兮娶居呱兮其孤橫矣之
甫衆睨厥巢風雨搖予手予劬予曰予具書安歸
如既培其根孰韓其芬彼茁者蘭

劉君季從墓銘

君諱大同字季從姓劉氏世居廬陵之石塘曾祖華
祖珍父逢辰皆不仕父以儒學行義劬躬會友祈與

游皆州里名士嘗從叅政董公學叅政賢之為其子
聘其女焉君生三歲而母胡夫人卒又八歲而孤哀
毀已如成人有兄既壯不壽君撫其猶子而教之因
謂曰先人門戶托于二人若不力學何由自立乃聘
人士之善講者能文辭者相與北面師之君種學績
文彌久不懈月生日長從進士舉數無遇于有司君
學益不懈性謹厚不妄笑語平居接物色怡氣平惟
恐傷之嘗曰與物無競吾樂也篤親宣慈善行人表
終始若一姪寢長欲分田疇畀之沃壤而已取其瘠
焉量入為出不蠅營于錐刀倒廩于貴之歲輒痛損

其估以濟人：多德之里有大樂塘溉田數十百頃
歲久不治將遂圯廢衆悼其費莫敢議其役君一旦
視之慨然曰吾田須此水者甚寡然使水既涸亦衆
利也乃捐金鳩民築之疏為溝塍取之不竭早有先
備歲大浸吉塘有小溪橫道患無輿梁每雨集暴漲
及隆冬凝寒往來者病涉君乃召匠計工伐石他山
橋其上費一錢粒粟不徵于人橋成行道呼舞君之
樂於利人類此使天假之年則其推有餘濟不足其
事當益宏大又非今所見聞者比也紹興三年三月
乙亥君以疾卒 正寢年三十有八娶楊氏賜左中

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邦乂之孫故右朝奉郎都
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字振文之女生三男等
警暮皆競爽四女許嫁羅 蕭昌齡宣溪王程盧溪
王溉泉江郭棲鳳君卒之明年其孤欲以九月甲申
葬君于高澤鄉遙塘之原前期以迪功郎潭州浏陽
縣丞蕭一欽之狀來請銘于予忠襄予叔祖也主管
予叔父也雖予宦游北南與忠襄未覲面然與君親
也且聞其賢則哭而銘之曰齒而不夭壯而不年學
而不騫其立匪易其勛匪置其折匪意莫賢者淵莫
孝者騫 亦云然君也何懟子也可誨庸詎不大

孺人賀氏墓銘

孺人賀氏吉之永新人故廸功郎故仕審君名雋字公才之妻也元祐宣政間有文名有于辟雍號江西大小賀者其先也父師孟潛德不仕孺人生有淑行毅然其妹女紅婦德兼茂並秀二親愛之選所宜歸以適公才入門下氣怡聲允協上下婦職所宜靡務不輯姑嫜居二十年餘孺人晨昏肅祈閨內之事稟命無遂紹興丙辰米斗千錢廩有餘積孺人語致政曰鄉有餓殍積而不散非仁也乃平直倒廩且為粥于路以食丐者所活甚多鄱陽有賊聚不逞掠居民

致政女弟之夫為所劫質孺人聞之號泣傾橐贖之一簪不留致政叔母寡居屢空字二幼孫桴椽不給孺人白致政迎至于家生養死葬以所事姑禮事之早鞠一孤女自髫及笄訓之劬瑜嫁之敷腴閨閫妯娌以為愛女賢于愛子蓋甥也致政雅好賓客一日無客意象悶客至必取車轄投之井壺觴淋浪豆籩旁午卜夜繼晷盡歡竭貲靡有小靳孺人躬饋未嘗形惰容軋道之季歲大禋帥叅政龔公奉詔勸分懸爵傳諭致政謀之孺人孺人喟曰活州里之飢此吾願也握粟買官豈吾榮哉且吾兒欲取官以故吾

家何不讀書于是傾家市書萬卷旁招名勝秀孝以
淑其子居亡幾何其子綜貫易經種績執文琢切行
義聲聞日彰孺人教也性賤貨貴義梁川甌塗捐金
賣珠至於浮屠老子之宮罔不丐飾州里冠婚喪祭
莫能舉者戚踈薄厚周之無倦了無德色一日立子
孫于堂下而誨之曰貴出于糞土賤取如珠此貨殖
家者流所謂上策也吾則不然富為怨府利為身仇
但免凍餒奚以羸為小子志之淳熙甲辰遇東朝慶
馳恩老、封為孺人遂遇致政同日尚書良齋謝公
扁其堂曰華壽云致政既逝孺人體力康強有加無

衰後六年忽晨起屬疾子孫嘗藥以進孺人却之曰
人生百年七十者稀吾今躋登上壽又奚藥焉復舉
以他日堂下之誨言終而逝實癸丑二月二十有八
日也子男三人千齡千能昌英女二人適進士吳少
陽劉藻皆士族云千齡及二人皆前卒孫男九人有
志有謙有秋有功有開有為有文有永有興俱力學
有俊聲女六人適進士曾邁將仕郎劉崇一談完元
吳有興顏世德其季許嫁劉載曾孫男四人炳燁燁
燧女四人其孤千能昌英命詹君諏大蔡葬宜某日
地詹尹卦之曰是在嗣歲其日星紀干丙支午其璠

之畧義和之里一牛鳴地石角之潭封之右臂先是
昌英以太常少卿曾公三復祈狀孺人之行來請銘
于予先是予嘗銘公才矣今其可辭銘曰 允孝乃
夫允恭乃夫允才乃雖其莊其劬金珠之氣焚羅穀之
塵龜布之緇濯以蘭芬有青者編有鏘者篇有來者
賢儒我子孫子孫昌、厥伐斯張我銘其藏訖左其
光

通判吉州向侯墓誌銘

侯諱澣字節之向氏河內丞相文簡公五世孫也少
以父秘閣蔭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再監潭州南岳
廟循右從政郎監洪州修船塢改宣教郎知潭州安
化縣歷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河北安撫司幹辦公
事五轉左朝散郎錫五品服通判吉州未之官而卒
享年六十蓋淳熙辛丑三月二十有八也江西舊以
官舟轉饗 漏者輒弃逢侯汝霖總東西饗事請置
官舡于洪歲取舊舟更其十二聽之漕司州不預焉
歲久官失併修舟艦侯曰是可不正言于轉運使
家是之州不敢強安化故梅山地拊以誠慤卒以公
廉稅節賦時氓獠安業丁秘閣憂始秘閣問學于文
定胡公故喪祭不事浮屠法或以為宜禱用俗尚者

侯曰先志不可違乃悉遵司馬氏儀侯執喪哀毀禮
無違者母畢夫人先秘閣三十五年卒旅殯于洪侯
方九歲能記其物色至^是始克易棺斂遷柩又訪牧
畢氏后自秘閣沒宗族流落異方侯必載以歸而振
業之廣右連谿峒官屬之辟置馬政之便宜悉隸帥
司幕府侯每贊其長行之盡公桂帥李寶文浩與侯
有舊每盡言不隱浩欲與近臣為田從事皆承意
籍取逃名絕產以廣其教侯曰所籍硤碛無勤師徒
後竟廢之侯嘗至中都故人劉公珙在西府使人問
訊侯已于銓曹得湖北椽始見珙敬歎久之荆州

再豈易五帥侯淡然自守不可戚疏沈資政夏委侯
行城于襄陽為之盡力條具其宜夏深器之既得吉
之二喜曰文簡頃嘗居此官吾甚榮之成期方及而
侯已病矣曾祖受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宗琦大中大
夫致仕累贈少師父子忠奉直大夫直秘閣致仕累
贈大中大夫自建炎渡中原故家崎嶇兵亂多失其
序秘閣寓湘中糾合羣從卹孤繼絕始按程氏書建
家廟正神主嚴祭祀事恩澤生產先猶子后已子長
幼雍肅侯率而守之故江南稱舊族之有家法者曰
伊山向氏侯資質直遇事鯁挺義不可者雖上官亦

面折不少借至接親族慈愛款曲人有緩急傾橐濟
之故所至人畏而親敬而樂方秦丞相檜用事張魏
公居二水祕閣家伊山侯每往來魏公所問起居魏
公甚重愛之遂以其姪孫女妻侯之長子娶黃氏今
封太宜人六男士克從政即武岡軍武岡縣令士允
未仕士克迪功即永州祁陽縣主簿士光士寬士先
皆未仕四女長適從政即潭州湘陰縣丞宋剛仲次
適免解進士田奇次適進士王瑛次適承務郎前隨
州酒稅李正夫孫男八人女四人尚幼以其年六月
十五日葬于法輪寺高塘山祕閣堂之左從侯志也

士克以其婿宋剛仲狀侯之行乞銘于予銘曰

富而好禮非貴公介公子如彼寒士敏而好學非樂驕
樂如金玉追琢故家子孫不泯厥身不弛厥門文獻
俱存于湘之濱維伊山之向云

端溪主簿曾東老墓誌銘

予生二十七因入州府謁友人郭克誠郭于曾乎館
暄涼外道舊故未竟主人子出年可十七八許頎然
玉立眉目如畫即之似不能言與人語泉迸雷出于
驚喜自失遂與定交曾其姓祐其名禹任其字也一
字伯貞後更名震字東老云其先金陵人五季徙袁

又徙吉之吉水里曰蘭溪曾大父君彥隱不肯仕大
父光遠補將仕郎至父敏恭始自奮發有志于當世
會外^勳匠監丞歐陽珣使虜死焉無子朝廷官其婚
三迂知興安縣以宣教郎致其仕東老結髮不弄不
妄言笑入小學日誦數千言少長發藻蔚甚是時今
尚書煥章閣學士良齋每課諸生所肄業未嘗不肯
東老且謂與安曰是將亢而宗年甫踰冠亟薦于鄉
侍與安往官下與安卒東老桂林跣護喪以歸閭閻
數千里毀瘠立骨見者為泣奉繼母彭夫人拊二弟
四妹尚非允孝族黨鄉閭稱焉築文友詠歸二堂旁

招明師躬率二弟與其子問業焉父子兄弟講畫釀
都誦音絃聲洋洋如也以故弟雱雖早世已蘄然露
頭角需亦再薦天朝薦行錫類之典母夫人以東老
兄弟得封寵錫使蕃珈翟焜燿歲時舉觴為壽率子
弟拜堂下孝友怡愉和氣藹然東老自少馳俊聲人
謂一第不足圖也晚乃試集英得仕非東老雅意也
予與良齋先生皆勉之日官無小政無不可為君臣
之義廢之可乎則相與剡章薦諸朝調德溪府端溪
縣主簿單車之官會郡博士闕府選東老攝焉諸生
望其容貌聽其議論起敬起畏得祈矜式秋大比士

子諱訟某官墨不可監試者復選東老攝通判州事
往董之入鑠聞語考官曰諸君無陋南州異時張曲
江余襄公皆一代人物之英願留意勿州、既揭榜
士慶得人鍾官冶金之課屢毀使者病之符東老行
諸郡督其滯還至章貢遇侍郎趙公彥操經略番禺
一見歡甚曰南海事叢吾憊其孰助我子其與我偕
開府亟以戶曹掾辟東老東老為盡力補弊敷繁一
府嘉賴鹽使者歲貢盜金若干鎰謂之一網
未得祈宜畀謂東老廉且才俾盡護以歸水衡東老
辭不能使者曰吾求其人久矣微君莫可東老不得

已遂行至贛屬疾卧舟中其子克已溯泗及之于西
昌則東老病矣然一見其子獨問母夫人安否語訖
而逝時紹熙四年十月十日也得年五十有八東老
風誼甚高有以患難空乏告者不以有無為辭可調
調之久假不庚不問性不好麗羞服取給未嘗過制
至奉先事親則否治家始若不肅終而不弛友朋至
隨所有治具爵不踰五客主不及亂罷則談經說理
商略終古紙牕竹屋風雪蕭然寒爐青燈相對終夕
人、自以為得所欲也所居面玉笥諸峯多晉梁隱
君子之跡嘗暇日杖屨往游每有誅茅山側之興因

自號羣玉隱居言語文章自出機軸無一語襲前作
尤喜為詩平淡簡古深得陳黃句法凡悲歡憂樂登
高懷遠覽古行役一切寓之于詩得若干篇并雜文
得若干卷目曰羣玉集又于書字畫道勁人比虞楷
云藏書數萬卷又得歐陽氏故書數千卷閣以度之
終日徜徉其間雖陰陽卜筮天官地理浮屠老子之
說無不綜貫人有問者隨扣隨應時罕見謂殫合配
毛氏同邑貢士穎士之女先東老二十三年而卒男
子克己克允克寬克家皆嗜學克己克寬嘗預秋薦
二女長適朝散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夢
才之子東次在室孫男女二人尚幼諸孤厝東老于
仁壽鄉佛塔岡之原將以十二月己未塋克己持陳
君夢才之狀來見拜且哭曰先君子辱先生與游先
生不銘之孰銘之銘曰

近世勃興蘭溪之曾蘭玉益庭四士收科東老則那
暨仕而瞻二士舒英曲臺承明東老伶俜文行可轉
詩可管絃人後已前已其生不昌其死不亡東老何
傷

齋集卷之一百二十六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七

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故承務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惠民局胡君泳字季
 永之夫人姓李氏紹興府上虞人曾大父高累贈太
 子太保大父光擢進士第宣靖間為大御史有敢諫
 聲紹興叅大政會宰相秦檜主和議公力詆其非坐
 削爵貶僂耳檜死復資政殿學士字莊簡父孟堅氣
 慷慨方莊簡在謫籍里人誣以私史詔下獄貶夷陵

父子各天一方既偕莊簡復官丞晉陵宰錫山守嘉
禾俱以最聞方用為淮東提舉常平而沒善類嗟惜
夫人惠淑莊重容止有度喜愠未嘗見聲氣莊簡愛
之甫齒間祖父俱遠謫歸拜松楸見諸父昆弟心甚
喜淳熙戊申冬自象山復還上虞閱數月以卒疾實
己酉七月十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男三人長即視今
為承事郎簽書光化軍判官廳公事次即榘修職郎
次程亦好學孫男一人復孫三女四人婉孫壽孫榮
孫李諸孤將以紹興改元五月庚申葬夫人于廬陵
縣順化鄉龍岡之原先是以前通直郎江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判司幹辦公事王宗孟所紀夫人行實移
書乞銘于萬里萬里與季永父子間游最故且師事
忠簡公先生其何敢辭銘曰胡李兩公儋厓相從婚
姻東南一世清風季永不年夫人其艱松雪其寒蘭
玉其蕃漕邑言歸漕邑言歸言慰其思載馳一詩嘻
其廢耳

臨賀太守簡公墓銘

公諱世杰字伯俊姓簡氏其上世遠矣周有大夫師
父漢有昭德將軍雍至公之先自建業徙豫章今為

進賢人曾祖真祖英世有隱德考喬累贈朝請郎妣
安人宋氏公自幼穎敏讀書略章句要為有用之學
隆興癸未第進士授左迪功郎辰州錄事參軍丁父
憂父除調靜江府司理參軍有兄弟三人者吏當以
重比且連坐公閱其實第初不與謀卒以讞奏外邑
盜上府凡六七輩府以屬公、物色非是出之後果
獲真盜時參知政事范公成大為帥將重劾邑令而
請賞公、力辭范公薦公治獄詳明有詔記公于中
書載籍淳熙初元范公徙鎮全蜀辟署公為四川制
置司準備差遣蜀自中興以來置帥尤重于時頻易

帥西南夷致邊前帥坐免至是邊防機事范公專以
委公、悉心贊之夙夜不懈所辟客惟公一人相倚
如肺腑邊備稽筭則考論西蜀利害次第興除其大
者如對成折估歲十五萬緡罷關外四州之和糴以
蘇民力實自公白廢其端蜀人大和異時士大夫有
謁于制司者不得則讙幕府故僚蜀往、休于權利
公廉已和物援寒暖通下情事有未安必盡言不阿
范公虚心以聽尚書鄭公丙手書貽以云聞蜀士翹
楚皆為范公得可謂自吾有回門人益親范公居還
薦公于上前乞不次擢用上方留意吏治以公新

改秩詔中書除知鄂州蒲圻縣當承平時賦入甚夥
今視舊十不能一且經界不正徭役失平以作業若
干訾民皆羸易名數吏手得以上下公下令數欺
隱第甲乙為書藏之有司至今利焉頻歲薦饑賑廩
勸分境無流殍諸使者列公治行以聞有詔秩滿詣
中書察廉丁母憂服除通判靖州深入五溪環以夷
獠土爬山畊荒倉相望而官賦無定式錢日經摠制
者歲五十萬其出無從往虐侵巧奪以啟蠻心乃
泥穿檢羸余相為補除削其苛政林順才要者
結五砦坎用世兄將有異志公諭知之亟白郡

守遣腹心

不莫徭聽命有羅鬼蠻者開山通

道以馬市為名包藏不測符公經

已事公躬涉險

阻創立砦柵折其奸萌邊以無事于是丞相趙衛公

與諸使者以公才能列于朝除權知賀州入見紹熙

新天子因問公往昔制幕成都權酷之課近年益廢

何也公對以昔朝開籠鯨彝酒之利以佐軍興國此

猶張弓也今數十年不弛民其有不困乎比年西蜀

歲豐物賤而民愈貧養生之須有急于酒者課之廢

也則宜上深然之元年冬公始至郡首參孔子廟及

郡學民知公在意教化相率服從嶺外自鹽婁更復

用官自鬻之法民以為病公一切罷之乃痛自酌損
必由身始齋厨不炊賓筵生塵佐吏服其清苦云諸
使者疏一通郡守之課以公為第一書聞而公已疾
以紹熙三年十月十有七日致其事未幾卒享年六
十有六州民罷市巷哭官為朝請卽假服三品駁師
氏靖安貢士亢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約綸紳約先
亡女六人二女早夭次適進士呂仲良次適進武校
尉新建涪陽鎮酒務葉洪幼許嫁進士葉沂男二人
廉度孫女四人公風度凝遠不形喜怒其學問通古
今其議論守六體真好善出天性誠進士為范公所

識拔因是遊公之門及在廣蜀再為其屬僚主賓相
懽金石不渝及范公退歸及公亦婆婆於外公所薦蜀士
數十人公為之首同薦輩流有至執政者公了無羨心當
路諸公有書鉤致竟謝不往初公宦粵蜀單車之官妻
子不至官署暮年安人及其子始偕往臨賀未幾安人
先歸聞公訃悲傷感疾而歿綸將以明年二月甲申奉
公及安人之柩合葬于靖安縣長安鄉石馬岡予與公
雅素且厚綸以公壻眉山呂仲良之狀未請銘則哭而銘
之曰范公帥蜀採芳摘玉歸獻黃屋大者鈞樞小猶伏
蒲刺天魚、上客伯俊而馬不進卒老於郡我能非賢

我否非天母悼下泉

夫人鄒氏墓銘

夫人鄒氏世居臨江之新塗縣曾祖復祖昌齡父敦禮昌齡字永年大觀中登進士第終建昌士曹敦禮字和仲紹興初乙科登第仕至通直郎贛州節度推官鄒氏世儒而士曹教子尤篤嘗仕于衡因家焉故通直兩以貢士冠于衡又以類省試冠湖南娶衛氏都曹谷士之女谷夫人適鄒氏南族薦紳文學相高禮法相礪故諸女日閑訓誨夫人有女德通直尤愛之每日吾此女不妄與人紹興丙子朝廷行鄉飲酒

禮縣尹黃呂鉞與人士約試畢而後行禮于是曾君德賢以書經就試黃君喜其文及行禮通直攝僕介事黃君出德賢文卷示之且于行禮問覘其人物儀矩秀茂通直一見傾蓋遂許以夫人歸之夫人歸曾氏時德賢之大父仲平年九十餘方康強好飲樂其子慶美慶善日娛侍左右夫人于妯娌間序為下凡饒膳牢醴頃刻而辦仲平得優游晚歲與親賓相娛悅雖其家之肥亦夫人先意承志之助仲平既沒而慶善夫嬪亦老矣夫人下氣怡色昏定晨省奉醴以進必極其旨奉饌以進必極其豐退又探其所嗜羅

列而進慶善尤喜賓客每與客燕集必卜其夜式歌
且舞曼衍畢陳以極賓歡彌日乃罷其蔬果服修山
肴海錯何珍不致徹已不進慶善每喜其後春秋益
高牙車豁搖宰夫烹熬皆不合意至夫人刀匕所供
每事必當曰有婦如此吾無飢矣方其時慶善二女
時將及笄其長子德元適早世孤女三人俱幼慶善
夫嬪既愛其女擇對惟艱又憂其孫之無歸夫人于
侍膳間必寬其意願以身任至待其女言動視聽織
維纂組必手携面命俾如內則之禮慶善視女若孫
婉婉聽從嘆曰微吾嬪之賢疇克爾厥後以其長適

臨武令奉議郎蔣君昂其次適靖江府觀察使文彬
郎洪君光謨諸孫亦各擇良耦而配之其橐中裝皆
夫人協力營之加隆乃已蔣洪二君既沒則又勸德
賢收卹其孤淳熙乙巳慶善夫嬪與德賢兄嫂相繼
而逝德賢治喪哀毀不支夫人晝夜哭臨總齊內外
及至塋車輟填門夫人戮力應接終日忘食由是感
疾紹熙辛亥畢幼子趙氏姻趙氏尤為夫人所愛入
門未幾而卒夫人益哀由是疾篤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日终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五子男二人千能千齡
女五人長適從政郎新州新興縣令李昌齡次適迪

功即建昌軍司戶參軍胡卿明餘在室夫人生于儒
家順德而達禮無違夫子敬事尊長為諸嬪率同室
之人俱無間言下而媵僕撫柔慈惠各適其意方德
賢少之時篤志問學求師結友夫人經紀家事井井
不違不紊逮子之長訓誨尤力好學之士願與子游者
悉招延之故其子學以成每母子尊姐談笑間時以
姬女誠及古今列傳女反覆評論聽者忘倦鄉里之為
嬪為女者是則是式其孤以今年某月日歸夫人之
柩于同鄉西江之石蘭原前期于齡以迪功郎新廣
州增城縣三簿劉汝明之狀來請銘于予、與和仲

居則隣郡官嘗同寮和仲江西詩人也夫人嘗能詩
而未聞者何也銘曰作偕之子封胡之姊林下之風
閨中之懿嬪德嬪言彤管有煒豈無胡笳之詞應有
柳絮之詩胡不傳兮應見其二子而問之

安人王氏墓銘

安人王氏 慶人也贈少保茂之曾孫樞密副使資
政殿學士贈太子少師庶之孫知歸州之道之女朝
請大夫直秘閣張公允蹈之介嬪朝奉郎新通州判
隆興軍事奩之妻也奩字封保封保當靖康初侍直
閣公崎嶇兵間自亳社南來居廬陵今再世矣安人

自幼警悟德性敏澁樞使尤所鍾愛遴擇名閥良對
年十七歸張氏時直閣公猶未脫吏部選賦祿甚薄
兒女在髻亂者數人尤重義好客有無盡費安人不
逮事姑凡閨壺之政一出經理仰盡父禮俯育諸幼
蓋斥簪珥以苴生理初年董、今則裕如穉者壯壯
者姻聘不汰裝不褊粵自設悅首造祭器祭日必躬
滌濯必致豐潔如是者終其身年既暮止子婦滿前
不以屬也張氏有遠屬三女落南直閣公歸而字之
未及適人公已捐館安人力贖封保擇可娶者費皆
已出不靳封保異居從弟兩孤女貧不能嫁安人尤

不忘其有歸已有孤姪則納為仲子婦仁及中表
族親間乾焉楷焉叔保蒞官所至有聲亦惟內助寔
賢不以秋毫家事為官事累延師傅以澁其子弟尤
篤平時自奉苦淡不妄費一錢至賄人急惟忻然傾
倒遇媵妾不可犯而無大小皆懷其恩紀先是柄臣
當國樞使公以異議退居江之德安子之奇兄弟為
其下所告時直閣公為邑長白其誣再告于朝直閣
公坐殿課之奇謫頌表道廬陵謝直閣公曰一日見
天日誓不忘後之奇僉書樞密院事有舉前恩賀叔
保者安人獨曰此古人所絕口者報亦不及語蓋詩

史皆早歲成誦每與家人語輒訓以古義初封孺人
再封安人五子履賁隨臨觀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屬
續無他語唯勉諸子以學且深念叔保孰當為舉案
者寔紹熙三年五月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里之見
聞者惻然出涕曰安人之賢而止于斯卜于九月十
三日葬于廬陵縣某鄉之原將辟叔保以其弟女弟
之夫監察御史曾公三復所狀安人之行未請銘銘
曰外家方屯燾以捐身尊者之仁外家復興不噎于
康親者其宏北客南翔家塾其昌今稱曰張非齋疇
依非曜疇齋不借其耆

